

史228.2 1

574.2 1

部 =

4379

58

~~史222~~

~~574~~



庚辰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四十七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甯六年九月辛丑朔判司農寺曾布權御史中丞鄧綰權知審刑院崔台符並兼詳定一州一縣一司一務
 敕 詔自今巡教使臣校殿最雖以十分為率其第一
 等事藝及八分或射親不及二分雖入最不行賞 提
 舉詳定編敕宰臣王安石等言新修編敕雖已經審刑
 刑部大理寺殿前馬步軍等看詳尙慮事理未盡欲
 更送中書樞密院再看詳籤貼及付在京刑法司律學
 官吏等各具所見申中書送提舉詳定官看詳如當改
 正卽改正刊印頒行從之 上批賜河州沿邊安撫司



錦綵令招撫蕃部

五月四日初置

王安石白上宜專委

王韶先是上論景思立王韶事上以為王韶作緣邊安

撫司事體與景思立不同至是安石為上言陛下前用

王韶為沿邊安撫司以羌事成敗專責王韶當是時若

陛下即用王韶為經略使則洮河事成疾二三年惟其

用王韶為沿邊安撫別置帥此韓縝所以出違異之言

郭達所以起矯誣之獄也今沿邊安撫司非專任洮河

成敗者與王韶事不類即每事當令聽王韶不如此軍

政不一上下更生釁隙害國家邊事上曰武臣自來安

敢與帥臣抗安石曰先朝以來任帥臣如此非失計但

置帥臣非其人乃是失計馮京曰孟德基止因經朝廷

言利便不由王素王素移令監教閱幾欲自殺安石曰

若置帥即部內利便人爭自言何至乃令經朝廷自獻

只緣置帥不善故有此又為上言邊事得失在幾微之

中不可不察如房瑄賀蘭進明事乃致睢陽不守其本

甚微其末甚大安石自敘云蔡挺方主景思立害王韶

故以此警上孟德基當考王素安石又因論鹽事言兩

浙近立廂軍額少不便乃自令衙前自雇人送綱上曰

祖宗時廂軍數少安石曰帳籍既不可知又祖宗時事

不同上曰祖宗時官少故占廂軍少安石曰亦恐不止

為此臣耳目所接尚見圓融門內戶夫修造及送綱多

令鄉戶衙前自雇夫腳諸夫力糜費出於民力而不出

於兵力者甚眾自韓琦富弼執政以來即稍禁止此事

兵士多供役不足然此事實可愛惜得民力若是公私
爲一體卽稍費廂軍不爲害也

壬寅知熙州王韶言河州平有隨軍百姓三十餘人殺

降人略財物已斬之詔韶密推究殺降兵級及降人被

略殺傷數并詳度部押使臣人員合與不合勘劾仍命

內臣梁從政密體量以聞朱本削去新本同先是王韶

亦以書抵王安石言殺降事安石白上部轄使臣將校

宜按劾不如是無以明紀律後難復用上難之安石又

論其當治之狀乃有是命上旣難治殺降事又問王韶

所言或指涇原人安石曰韶奏狀并熙秦亦有上乃怪

韶不當遽受其降以爲殺傷涇原人眾矣而遽受降故

士卒發憤安石曰若不受降卽城未必遽下上曰奏云

掘城城欲透安石曰城中尙有二千人必不肯坐死卽

殺傷又非特二千人而已今受降極善豈可復以爲非

耶荆湖北路轉運司言辰州南江將官楊萬等與蠻

鬪敵有功詔楊萬夏方遷兩資餘遷資減磨勘年賜絹

有差相度兩浙路水利沈括言浙人以治田爲生所

入甚廣急欲得錢賤糶於有力人家迨春夏闕食又從

有力之家貴糶今欲立斂散法且於一二州置和糶倉

候其成緒以漸推行庶不至傷農從之管勾鄜延路

經略司趙鼎言自今遇大閱漢蕃陣隊且以萬二千五

百人爲法旌旗徽幟各隨方色先鋒策先鋒爲一色左

翼一左翼二爲一色右翼一右翼二爲一色殿後策殿

後爲一色內中軍所建六纛五方旗外餘亦爲一色戰

國之時大將之旗以龜為飾蓋取前列先知之義今中
軍亦宜以龜為號其八隊旗則繪天地風雲龍虎鳥蛇
天地則狀其方圓風雲則狀其飛揚熊虎則狀其猛厲
鳥蛇則狀其翔盤之勢以備大閱而樞密院以為陣隊
旗號若繪八物慮士眾難辨而其間亦有無形可繪者
遂詔大閱旗幟止依方色仍異其形制令勿雜而已
癸卯以前權江陰軍判官邵奇為太子中允知秀州華
亭縣奇召對稱旨詔遷合入官與差知兩浙有水利縣
王安石薦之也安石初言奇有才略欲令赴熙河準備
差遣至是乃言恐奇不肯為朝廷振舉法令姑嘗試之
乃命以此 賜虞部郎中趙至忠絹三百至忠本契丹
歸明數言契丹舊事故有是詔

至忠初見慶曆元年又嘉祐二年熙寧二年

上批付樞密院勘會河北河東陝西江淮京東西湖
廣福建川峽等路見在都副總管鈐轄都監并三路緣
邊都同巡檢職位姓名及到任再任年月日作揭貼冊
進入

乙巳詔趙鼎詳度權移一將兵及河東秋戍馬軍七指
揮就內郡糧草以鄜延年穀不登並邊艱食故也於是
王安石又言趙鼎欲支弓箭手糧草誠非計上曰鼎但
為弓箭手必無他意楊蟠姦險小人安石曰陛下付蟠
以一路若蟠姦險有狀宜劾正其罪豈可但已上又曰
蟠踰違考素行必不如趙鼎安石曰楊蟠踰違腳色已
經進呈非中書蔽覆然少年踰違自大臣以下皆所不
免便以此一事斷其君子小人以為忠信不如趙鼎竊

恐未可今陛下所尊禮之人恐亦未免少年有踰違之
行若謂其姦險小人卽臣未見其狀乞陛下以所知事
狀付臣等推究施行上又言崑所摩劃甚善安石曰陛
下旣以爲善何故不行臣旣備位宰相不敢不布所懷
若陛下不以臣言爲可何必用臣言決事上又欲令借
弓箭手以草料安石曰今諸路已行借助法何須別借
上曰借助法但支錢米無草料安石曰借與錢豈不能
自買糴上曰無可糴買故也安石曰若私下散行糴買
尙患其無卽廊延見草不支數月卒然兵馬食盡如何
令轉運司買糴此臣所以不敢不言若臣下要支與有
何不可何必黽勉從臣所言也八月二十
六日可考
丙午詔諸軍校雖已老而諳部轄者當優假之自今體

量簡選雖小有疾而精神未退兩日見十五步手足不
妨武藝能上下馬年未七十堪部轄差使者姑與存留
卽雖該退簡而不知部轄者隨處以聞當議改充廂軍
將校 辰州南江歸明溪峒硤州軍牙頭首指揮使向
真贈內殿崇班以章惇言真說論蠻人有勞後爲蠻舒
光旦等驅略并屠其家故也

丁未翰林學士右正言曾布爲起居舍人工部郎中龍
圖閣待制鄧綰爲兵部郎中權知審刑院崔台符權發
遣大理寺少卿朱温其等九人升任遷官循資有差並
以修編敕成故也賜提舉王安石銀絹各五百降詔獎
諭會要熙甯六年八月七日提舉編敕宰臣王安石上
諭刪定編敕救書德音附令敕申明敕目錄共二十七
卷詔編敕所錄版自七年正月一日頒行先是詔以嘉
祐四年已後續降宣敕刪定命大理寺法直官劉賡左

班殿直張宗充檢詳官刑房堂後官劉袞充點對官祿
書丞胡瑗太子中舍陳偲大理寺丞張巨光祿寺丞虞
太甯充刪定官權大理少卿朱溫其充編排官翰林學
士曾布龍圖閣待制鄧綰權知審刑院崔台符充詳定
官安石提舉

至是上之
戊申入內都知張若水提點內弓箭南庫張茂則都大
提點內弓箭軍器等四庫上批內弓箭南庫係新創置
貯內降御前物色其軍器監及提點內弓箭器等庫並
不得統轄
七月十日
淮南東路轉運司言真揚州民逐
熟於泗洲見賑救及兩浙提點刑獄司言潤州旱甚乞
發省倉或量給度僧牒及紫衣師號募人入粟以備
賑濟詔各撥常平司糧三萬石募饑民興修農田水利

辛亥御崇政殿試武舉進士
八月二十一日開
凡武舉

初試義策于祕閣武藝則試于殿前司及殿試則又試
策于庭於是詔武舉人策入優等武藝又入優等與右
班殿直武藝次優與三班奉職末等與三班差使減磨
勘二年策入平等武藝優等與奉職武藝次優與借職
次等與三班差使減磨勘二年末等三班差使 贈慶
州柔遠寨蕃官西京左藏庫使趙餘慶成州團練使大
順城蕃官文思使趙餘德果州團練使賜其母巢氏冠
帔巢夫明有武力為夏人所畏而餘慶兄弟屢有戰功
繼死會詔諸路各遣有功蕃官赴闕巢對使者泣以被
召者多其夫子部曲感二子之不見至尊獨有畫象願
與使者俱達朝廷雖死不朽上憐其意故有是命
癸丑以鹽井川所築城為鹽川寨隸通遠軍
按六月二
十三日高

遵裕已于鹽井川築城寨此但賜名耳
實錄云置鹽川寨殊不詳今略刪潤之
御史丁執禮

言度支郎中皮公弼昨任發運使奏開黃池江計夫六

十萬實用七十萬益以運兵三千仍令丁夫夜作逃死

者千餘人乞重降貶詔淮東轉運提點刑獄司體究

是日輔臣奏事已上顧王安石曰聞卿子雱久被病比

稍愈否安石曰雱病足瘍下漏徧用京師醫不效近呼

秦州瘍醫徐新者治之少愈上曰卿子文學過人昨夕

嘗夢與朕言久之今得稍安良慰朕懷也

甲寅莊宅使帶御器械知鎮戎軍張璠為右驎使提

點鳳翔府太平宮璠有戰功以病請退故也
張璠已見二年六月

丙辰引進使眉州防禦使李端愨言朔望御文德殿祔

寒盛暑數煩清蹕紫宸之朝歲中罕御欲乞朔日御文

德望日御紫宸所貴正衙內殿之朝儀並舉從之

賜屯田員外郎侯叔獻太常丞楊汲府界淤田各十頃

叔獻等引河水淤田決清水於畿縣澶州間壞民田廬

塚墓歲被其患他州縣淤田類如此而朝廷不知也
此

史所書朱史簽貼云取問到前史官並無照據即無田廬墳塚被其患之事顯是前史官誣罔合行刪去添入王安石錄其內語按朱史所刪去新史已復存之日錄內語仍載於四年五月十一日林希野史云原武等縣民因淤田浸壞廬舍墳墓又妨秋種相率詣闕訴使者問之急責其合追呼將杖之民即謬云詣闕謝爾使

者因代為百姓謝之爾安石大喜上亦不知其妄也希

不記何年今附注此

丁巳賜武舉進士文煥及第注兩使職官熙河路準備

差遣侯抱真而下二十三人授以三班奉職借職差使

緣邊差遣後復賜煥進士及第為梓夔路察訪司準備

差遣據日錄文煥黔州武進士當考十一日御試

戊午王韶言大首領轄烏察等以岷州來獻賜行營將

士特支錢有差轄烏察者摩正諸弟也居岷州雖有部

族無文法今年春寇臨江洮山寨至是乃降朱墨二本十一月八日丁未又書轄烏察來降與此相重今移彼附此

辛酉命宰臣王安石為奉安太一使樞密使陳升之參

知政事馮京王珪樞密副使吳充蔡挺為前導官龍圖

閣直學士孫固管勾鹵簿儀仗入內都知張茂則都大

管勾初進呈奉安故事當差宰臣上欲止差參知政事

以為郊始用宰臣為使王安石曰太一即天帝上乃差

宰臣前導用御容例即差兩府上令差兩制安石言恐

合依御容例上曰天神也仍差兩府前導 環慶路蕃

官內殿崇班蒙布為內殿承制問門祇候蒙布累有戰

功故引見而命之 詔三司委官比較淮南等七路酒

稅課利增虧以聞 淮南等路發運使羅拯言兩浙淮

南東路災傷民多流移恐向寒益致飢殍乞行貨卹詔

增賜兩路常平糧斛各三萬石並依戊申詔旨施行內

兩浙仍令沈括提舉戊申八日

壬戌御史蔡確言聞京東河北路提舉鹽稅王伯瑜於

所部商販逐利奏事赴闕及出巡至近畿販京東河北

帛入京師復以京師帛賈濱棣間往往與本部公人秤

子交市家有數機更自織造伯瑜人物至下幸蒙任使

以案察為職而身不奉法貪恣之聲流於道路乞遣官

窮究其事重行黜責以戒搢紳詔京東河北轉運提點

刑獄司體量以聞其後逐司言伯瑜在職審有不公事
狀詔送京西北路差官勘之伯瑜坐追四官勒停唐州
安置又言孫坦自河東轉運使除度支副使物論不以
爲允坦奉使諸路最爲無狀前後刺舉乖實上賴朝廷
清明不容坦之誣罔官吏每皆得脫冤濫坦之不公暗
繆中外莫不詳知忽蒙召還參掌大計不惟坦之冒竊
將誤任使而天下職司無以勸沮乞置之散地以協眾
望不報據朱史簽貼云無施行刪王韶入岷州轄烏
察及本琳沁來降韶諭以不討賊無所得食兩人各獻
大麥萬石牛五百頭羊二千口并甲五十領於是王安
石請償其價上疑此犒軍物不須償安石曰攻而取之
服而有之既有之則不宜徒受其獻償其價乃所以懷

慰新附也上從之

九月二日

癸亥樞密院言諸司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及十年遷
閤門副使并中等使額本條雖言經邊任及朝廷委寄
顯著勞能者方遷卽不定邊任職局所在亦不分勞能
大小等差及以何使額爲中等故王咸有得以滑州鈐
轄爲寄任王易王澤李斌皆自宮苑副使轉南作坊使
十五資使額爲中等良以立法之初不至詳備欲自今
諸司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如充職及十年曾歷四路
沿邊路分都監或緣邊知州軍或安撫都監副使同安
撫或自轉大使臣後以勞績曾遷官者皇城宮苑副使
並除閤門副使雖不歷緣邊又無勞績但及十二年者
亦遷閤門副使其餘副使並據使額遷五資依舊兼職

若不願兼職及遷正使者並罷兼通事舍人其舊條曾
經邊任及朝廷委寄顯著勞能並轉中等使額自今更
不行用從之王咸有事日錄因程昉轉官略見其端當考 詔故長甯州土

刺史糾蓋子糾辣為長甯州土刺史隴厲村首領糾始
該為巡邊使以措置蕃事熊本言糾辣族距涪井監十
里領山前十二村蕃眾未嘗為寇昨以一馬七牛吉刀

等結糾始該攻討三里蕃賊來效首級糾辣乞與父時
封爵隴厲村亦控制諸蕃水陸形勢之地緣始該隸南
廣州土刺史李行從難即使之同列故有是命

戊戌手詔聞河北近置獄甚多捕繫亦眾無辜吏民頗
苦追擾可令監司提舉司速具見置獄所勘罪狀及禁
繫官吏以聞仍先催促結絕無令枝蔓 分命輔臣祈

兩 察訪梓夔路常平等事熊本言近制漢戶典買蕃

人田土者聽今訪聞戎瀘州縣分前此漢人亦多私典
買蕃人田土者皆出情願即無競爭但不敢經官印契
謂宜許令齋契赴官陳首如無交加即印契給還其元

無稅租地土不以敕前後並令量認租稅從之五年九月三日 判將作監向

宗儒乞罷蔡河木岸從之初議者乞置木岸已而計功
所用梢樁夫力頗大故罷之止令修完土岸而已 是
月廢真定府井陘河中府永樂濱州招安相州永和祁

州深澤冀州新河陳州南頓縣並為鎮據九域志省鄴縣當附此年實錄本紀係之五年五月當攷 上謂王安石曰奉先寺進新種稻極
佳賜與一道紫衣王安石曰陛下每以勸農事為急甚

善初蔡河既作重閘有餘水乃教河側人種旱地為稻而奉先率先種稻上曰蔡河雖作重閘而未嘗閉者水有餘故也若教人廣引蔡水種稻則蔡河乃不患水多安石曰鄧艾得并水東下營田者以不賴蔡河漕運故也自來賴蔡河漕運故欲并水東下作鄧艾遺跡不可得今蔡河作重閘無所用水則欲并水東下無所不可若相旱地為塘多引溝洫作水田則陳穎數州自足食餘及京師矣此須擇一能幹事人方了此陳瓏論曰以農事為急務又急勸農神考聖政不掩也然臣攻日錄之內抵牾誦之言臣不能無疑焉造神考之言曰只是修水利又似王繼恩平得西川又撰安石之對曰民功曰庸乃先主之所甚貴何必乎西川也嗚呼是則掠美于已非則斂怨於君呂誨之言可謂不誣矣只是修水利又似王繼恩平得西川見七年二月九日

冬十月庚午朔提舉在京市易務言市易上界先借內

藏庫本錢百萬緡乞三年還從之仍以今年當撥錢三十萬緡借為杭州市易務本

軍器監言遣著作佐郎

朱伯虎等齋精利軍器付逐州軍為式製造從之六月十日

七日知貴州沈起言招到融州溪峒蠻人乞籍為王

民開通道路建置州縣城寨詔具當補首領職位及所

經制事以聞十二月十三日又詔知熙州王詔籍殺傷

河州降人者以名聞如委難究推即勘會王君萬等捕

斬人元管使臣及同作過人條具來上初圍河州蕃部

開門請降諸軍既入夜殺降者二千餘人軍前匿之不

奏上聞之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故命考實其後詔究殺

傷已降蕃部等數詔景思立不賞趙簡等十三人候詔

到闕取旨熙河路經略司言乞許人投換義勇以地

給之起立稅額詔以官地招弓箭手仍許近裏百姓彊
勇者占射依內地起稅排保甲即義勇願投充及民戶
願受蕃部地者聽之其頃畝令經略司以肥瘠定數本志

辛未江淮等路發運使太常少卿羅拯為左司郎中天

章閣待制留再任 改提舉在京市易務為都提舉市

易司應諸州市易務隸焉 荆湖南路察訪章惇言三

路進兵討懿洽州蠻已平綱要云斬蠻酋田元猛 司農寺奏請

白馬韋城胙城管城新鄭五縣保甲依畿縣例於巡檢

縣尉司上番教閱從之 光州刺史駙馬都尉張敦禮

乞立春秋學官不許先是上以敦禮不識王安石遣敦

禮詣中書見之敦禮求獨見安石安石辭以不曾被旨

與眾見之是日上問安石見敦禮否安石對如前上曰

卿嘗以春秋自魯史亡其義不可考故未置學官敦禮

好學不倦於家亦孝友第未知此意耳敦禮但讀春秋

而不讀傳春秋未易可通馮京等曰漢儒初治公羊後

乃治穀梁左氏最後出上曰漢儒亦少有識見者

壬申權三司使薛向言準詔根究陝西財用闕乏因依

乞遣度支判官鄭民憲乘驛點磨秦鳳等路其永興軍

路就委提點刑獄張穆之從之十一月一日罷 王安

石言近得章惇書辰州屢獲首級新附之民爭先思奮

蓋恐功在人後上曰近者諸路士氣甚振凡兵以氣為
主惟在朝廷養之耳馮京曰陛下賞之厚上曰慶曆日
用兵賞非不厚然兵勢沮敗不能復振此可為鑒也安

石曰誠如聖旨若令數敗卽雖厚賞之何能振其氣要當制置令勿敗耳上以爲然因言李牧事曰古人役不再籍糧不三載蓋養士氣以一決成功安石曰此所謂其節短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亦是意也 詔河州安鄉城黃河渡口置浮梁築堡於河之北上曰安鄉城鄯廓通道也濱河戎人嘗剗木以濟行者艱滯旣甚何以來遠故命景思立營之 又詔延州永甯關黃河渡口亦置浮梁永甯關與石隰州跨河相對嘗以芻糧資延州東路城寨而津渡阻隔有十數日不克濟者故又命趙鼎營置以通糧道兵民便之 是日王安石因進呈瀘州事言得熊本書以爲甫望箇恕晏子可羈縻初本在京師臣與言當如此本不以爲然及今乃知須

合以爵命羈縻緣甫望箇恕羈旅能略有生夷自立必粗有才略或是豪傑若不羈縻任其并吞以彼生夷不難并制遂致強大卽爲一方邊患今乘其未然以爵命羈縻旁近諸夷各隨所部加以爵命旣各有爵命並爲內屬部落卽難相并吞縱欲如此卽諸部各待王命彼亦畏中國討伐又懷恩命自然并吞之心息此所謂爲大於細圖難於易也上悅曰已令熊本經制他日可如此安石曰本云且有奏請僉議除瀘守上曰專令熊本經制卻令本自舉一人知州事更求人必未及本安石曰此甚善

癸酉詔諸軍排聯長行遷節級應取功勞者取兩次以上人功勞等以先後先後等比輕重輕重等以金瘡多

者為先

甲戌相度兩浙路水利事沈括言常潤二州歲旱民饑欲令本路計合修水利錢糧募闕食人興工從之併龍衛三十九指揮為二十指揮

乙亥詔淮南東西兩浙路災傷州軍當職官有弛惰不職不能存恤振救饑民者選官對移仍體量事狀以聞知桂州沈起言邕州左右江溪洞前此職司未嘗巡歷今轉運判官杜璞獨往慮諸蠻以故驚疑詔璞依故例出巡其入洞點檢教閱兵甲即令經略司差官

丁丑秦鳳路經略司言發弓箭手強人二千駐岷州詔於水洛城及於永興軍屯兵內差人代歸本路上以邊人調發頻數慮民力不堪故寬之也詔布衣李復王

諶聽往川峽募人分耕畿縣荒地以為稻田

元豐元年十月乙卯

復諶推賞所募耕者閩人亦任焉不但川峽也

戊寅三班奉職申翊為右班殿直閤門祇候武學教授初三班使臣入仕年已及格當調官者雖有法式尤草略至是命立新格程其能否而進退之翊弓馬策問皆入高等特擢之又詔熙州大威德河州德廣禪院歲各賜錢五十萬設道場為漢蕃陣亡人營福王韶奏收復岷洮等州乞優賜諸軍特支錢從之

庚辰分命輔臣祈雪秦鳳路都轉運使天章閣待制

蔡延慶為龍圖閣直學士

本傳云云已附注十一月二十五日

詔三司

出紬絹二十萬付王韶買熙河路蕃部餘田又詔岷州置廣銳武衛本城廂軍各一指揮熙河路走馬承

受入內東頭供奉官李元凱為六宅副使寄資元凱以
 經略司捷奏詣闕故也初王韶既城河州獨將兵至馬
 練川降轄烏察進攻宕州拔之通洮山路岷州本淋沁
 以城降遂入岷州分兵破青龍族於綽羅川通熙州路
 疊州策凌扎卜洮州卦斯敦皆相繼詣軍中以城聽命
 巴珍覺亦以其族自歸軍行凡五十有四日涉千八百
 里復州五關地自臨江寨至安鄉城東西千里斬首三
 千餘級獲牛羊馬以數萬計呂惠卿墓志云於是西直
幅員踰三千里當考惠卿誌韶墓國史多因之惠卿又
云降其名王二蓋轄烏察及巴珍覺皆王也史既削去
今亦從之王韶收復五州皆無端的月日據日錄八月
二十六日韶奏洮州降九月十七日奏至馬練川十八
日奏轄烏察等獻岷州其他皆是役也人皆傳韶已全
無所攷見今依本傳并書于此師覆沒及奏捷上乃大喜蓋洮岷疊宕連青唐瑪爾巴

山林木翳蒼交道陜阻不可行韶欲為兵除道乃先遣
 人以伐木為名令青唐羌為衛以大兵駐谷口鎮之至
 是可連數騎以行而鹽井平川初即築城又據青唐咽
 喉之地王安石謂韶謀中機會故所至克捷云

辛巳宰臣王安石等以修復熙州洮岷疊宕等州幅員
 二千餘里斬獲不順蕃部萬九千餘人招撫小大蕃族
 三十餘萬帳各已降附上表稱賀上解所服玉帶賜安
 石遣內侍李舜舉諭旨曰洮河之舉小大並疑惟卿啟
 迪迄有成功今解朕所御帶賜卿以旌卿功安石再拜
 固辭曰陛下拔王韶於疎遠之中恢復一方臣與二三
 執政奉承聖旨而已不敢獨當此賜上又令舜舉諭旨
 曰羣疑方作朕亦欲中止非卿助朕此功不成賜卿帶

以傳遺子孫表朕與卿君臣一時相遇之美也安石受
賜常日御垂拱殿是日以受賀故再御紫宸 知熙州
樞密直學士禮部郎中王韶為端明殿學士兼龍圖閣
學士左諫議大夫秦鳳路副都總管捧日天武四廂都
指揮使昭州刺史張玉為宣州觀察使知通遠軍權熙
河路總管西上閣門使榮州刺史高遵裕為岷州刺史
知岷州引進副使張守約知通遠軍 初議賞王韶以
節鉞王安石曰優與轉官職可也節鉞宜待後功韶奏
乞與黃察換武官令知岷州上曰岷州當付高遵裕用
察非所宜王安石曰誠當如此乃使守約代遵裕上又
欲令遵裕帶沿邊安撫使曰王韶嫌景思立事權重若
復以此命遵裕則足以抗思立事權安石曰甚善翌日

又言陛下欲經略四夷則須明軍中紀律太祖遣兵伐
江南諭曹彬但能斬次將即能為大將蓋知長子帥師
弟子輿尸之義故也今王韶為大帥高遵裕則陵慢於
東景思立則陵慢於西昨與思立分路乃令思立自擇
要去處其後約與思立會合思立乃不肯來即止令苗
授以下來不得已而來然亦不至所期處而止臣聞如
此問之李元凱果然若將佐乖戾不相承稟如此則大
將威名不立於境內如何欲加敵國今韶幸有功臣謂
陛下宜稍別異令高遵裕景思立輩知所忌憚則韶威
名宣著邊境大將威名宣著即勝之半也如其不然恐
緩急有大舉動必誤事耳 是日上論及天下戶口之
數王安石等奏戶口之盛無如今日本朝太平百年生

民未嘗見兵革昨章惇排定湖南保甲究見戶口之眾
數倍前日蓋天下舉皆類此上曰累聖以來咸以愛民
爲心既未嘗有大征役又無離宮別館繕營之事生齒
蕃息蓋不足怪因言三代盛時諸侯一遵法度及其衰
法制弛壞不可復振爲天下者正當以大公之心以正
朝廷使紀綱號令上下有守雖更數千百年安有怠忽
之弊又論邊將因言李廣程不識之爲將謂廣得士心
不識有節制已能勝敵之半 勾當御藥院李憲爲遙
郡團練使寄資給全俸景思立攻下阿納城憲監其軍
故有是命

壬午賜岷州公使錢歲千五百緡

癸未內藏庫使提舉熙河路蕃部王君萬爲皇城使英

州刺史賜絹五百匹走馬承受六宅使李元凱爲禮賓
使寄資大理寺丞汲逢遷兩官餘推恩有差賞收河州
之功也 詔三班使臣先給事英宗者並與指射差遣
一次

甲申朝獻景靈宮

丙戌遣司門員外郎趙約之自京至河州提舉編排馬
遞鋪及補帖兵級季一替仍令河北監牧司給馬配填
以上批聞秦州以西至河州遞鋪闕兵士及馬故也

募在京廂軍赴河州人支錢千賜袍一 秦鳳路轉運

使蔡延慶言比差三班奉職伊懷寶管押糧草出洮西
而懷寶以前日部糧草得賞輕乃求隨軍如奏功望毋
推恩以誠徼倖上曰此亦人之常情管押糧草何人不

可懷寶亦勇士正堪行陣蓋延慶使之非當耳又曰岷河蕃部族帳甚多倘撫御咸得其用可以坐制西夏政所謂以蠻夷攻蠻夷若於陝西極邊會合閱練為用兵之勢以形敵人彼必隨而點集以應我頻年如此自致困敝兵法所謂佚能勞之者也王安石曰朝廷但當先為不可勝聚糧積財練選兵而已新附之羌厚以爵賞收其豪傑賜之堅甲以激其氣使人人皆有趨赴之志待我體完力充鼓行而西將無不可馮京王珪曰倘如聖策多方以誤之彼既疲於點集而我無攻取之實一二年間必不我應自爾舉兵若蹈無人境矣上曰此乃昔人取吳之策也夫欲經營四夷宜無先於此賜兩浙淮南東路常平米各五萬石轉運司以賑饑民

丁亥熙河路經略司言邈川蕃部都巡檢使温納木扎爾穎沁薩勒乞授官給俸詔授莊宅副使依漢官請給時温納木扎爾穎沁薩勒居河州之北所管二十八部族有兵六萬餘人西接董戩南距黃河勺家族東界咱家族北鄰夏國所居至河州四驛今與夏國通和聞河州既下遣次首領和爾阿木都四十三人請命故寵之上批步軍司虎翼右第二軍第三指揮人員三百四十六人引見呈試弩槍刀轉資賜銀有差巡教使臣以下皆推恩時在京諸軍出戍還營教閱多廢忘上初置內教場訓練有法旬一御便殿程其能否而勸沮之人奮勵五年九月癸亥舊紀書始御便殿旬校諸軍武技而勸沮之新紀同蓋誤也合削彼存此皇城使馬偁言河北禁軍自立牙教陣法訓練已成序

惟馳驟野戰未精臣竊見涇原路土兵最號精銳乞選
弓馬出眾之人赴河北教習從之 手詔河北災傷其

境內盜賊委安撫司酌情處斷今淮南歲饑可檢會依
此指揮 詔常州武進晉陵湖州歸安烏程長興五縣

各增丞一員杭州鹽官於潛湖州德清武康秀水崇德
五縣各增主簿一員以事劇從轉運司請也

庚寅兩浙轉運鹽事司乞益兵千人詔發開封府界京
東兵各五百人時以鹽法未行盜販者眾故也

食貨志熙甯四
年分遣大理寺丞盧秉著作佐郎曾默往淮南兩浙詢
究利害異時竈戶煮鹽與為市鹽場不時償其直竈戶
益困乘先請儲發運司錢及雜錢百萬緡以待買鹽者
而鹽場皆定鹽竈火仗盤數以絕私煮之弊自三竈坊
十竈為一田而煮鹽地什伍其民以錢相稽察及募酒坊
戶願占課額取鹽於官賣之月以錢輸官毋得越所酷
地而及嚴捕盜販者於是兩浙鹽事司請益兵千人詔
發開封府界京東兵各五百人王安石為上言曰兩浙

自去歲及今歲各半年間所增鹽課四十萬今又增及
二十萬蔡挺以爲不可皮公弼馮鼎者希望沮其私煎
密院以所增鹽課十分之一二足以多招廂軍使私煎
日夫以無復犯刑其利一也沿海之地有戍守之兵可
者絕不虞其復犯刑其利一也沿海之地有戍守之兵可
以待不虞其復犯刑其利一也沿海之地有戍守之兵可
自須反本尤爲大利今杭蘇絕鹽課無虧乃私販若謂
鹽賊淮南鹽課增以私販者絕鹽課無虧乃私販若謂
當弛刑殺不盡弛之若私販者絕鹽課無虧乃私販若謂
陷於刑殺也今議者知鹽禁不可弛而但欲寬其禁後人
人于刑殺也今議者知鹽禁不可弛而但欲寬其禁後人
日自稱四年必召入爲樞副不應四年便與王安石異論
志附注于必召入爲樞副不應四年便與王安石異論
但權發遣兩浙憲轉一官八年五月以太常博士遷東
丞權發遣兩浙憲轉一官八年五月以太常博士遷東
六月仍浙鹽 上曰裁併軍營凡省軍員四千餘人此
增課故也

十萬軍之資也若訓練既精人得其用不惟勝敵兼亦
省財王安石等曰累歲以來陛下選用使臣專令訓練
間御便殿躬親試閱賞罰既明士卒知勸觀其技藝之

精一人可敵數夫此實國家安危所繫也安石又言併

營練卒事既有效凡此皆無害於人而不逞者乃妄相

扇動上曰須漸定去安石曰今已帖息矣兵志第五卷

併營廢陝西馬步軍營以四百人其後併為二百

併者馬步軍額以三百人步軍以四百人為三百人

併兵類皆撥併畿甸諸路及廂軍皆會總奇零各定以

常額凡併營先為繕新其居室逐指揮依職次高下

以補他軍之闕或隨所併兵入廷稍加意則所省不可

領上嘗謂輔臣曰天下財用兵朝廷將以下三千餘除二

勝計迺者銷併軍營計減軍校十省為錢四十五萬束

節賜予及備從廩給外計一歲所省為錢四百萬束

米四萬石紬絹二萬匹布三萬端馬藁二百萬束

謂輔臣云此邦財見七年六月十九日

章惇與王安

石書言誅舒光貴得馬軍力安石為上言之上亦以為

南方宜用馬軍安石曰彼止有步人我兼馬步固宜勝

上曰今馬軍多不精一營或止有數十匹馬安石曰此

自當省併上曰見已省併安石曰洮河異時可以牧馬

若團結訓練鼓舞蕃部為用即不患無精騎可使因言

王韶已令汲逢團結蕃部支散常平及養馬上曰須武

人乃可任此安石曰要用兵須武人平時團結即須文

吏今因散常平團結成什伍就令酋長管轄使沾息錢

之利即酋長樂為用緩急擇其材勇者以功受賞則眾

必爭奮矣

辛卯河南監牧使司封郎中劉航權河北西路轉運使

河北路都轉運使祠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劉瑾為河北

東路轉運使賜三司勾當公事李杞緋章服以被命

提舉陝西錢帛之勞也鄧州置教閱忠果兩指揮請

受賞給視京東忠果王韶言摩正子烏丹烏沁乞與

賞

補一官詔補三班奉職賜姓錢名懷義 又詔河州置

武衛安鄉城蕃落各一指揮仍差鄜延環慶秦鳳路走

馬承受各就本路選募上曰洮岷蕃族繁盛俟召王韶

至今議團結庶它日可用王安石曰羌夷之性雖不可

猝化若撫勸得術其用之也猶可勝中國之人上曰昔

商之頑民本居中國又以畢公主之尙書既歷三紀世

變風移況蕃夷乎但日漸月摩庶幾有就耳一日錄二十

與此相類又重疊六月四日所書今止用墨史舊文亦

改朱史六月四日所書但存日錄對語緣朱史參取別

修語意又刑部侍郎致仕解賓王卒

壬辰權發遣廣東轉運判官許彥先請應銅錢路通行

折二錢詔除在京并開封府界外諸路并通行四年三

石七年七月十八日可考明州言高麗入貢上批本

兩紀並書壬辰行折二錢

州遣諳識海道人接引轉運司委官用新式迎勞高麗

自國初皆由登州來朝近歲常取道明州蓋遠于遼故

也上慮州縣供頓無前比因以擾民故命立式仍一切

取給于官又詔高麗不通華言慮規利之人私與交易

令所在密止約又詔引伴禮賓副使王謹初等與知明

州李縉訪進奉人貢三節人中有無燕人以聞 詔宗

室女僕嘗生子者不得再雇入有服屬位

甲午上謂輔臣曰梁從政自河州至言黃河水極清泚

不與中國比前書所謂黃河之源淺可涉蓋不誣也然

河之本源未見所出禹貢但言導河積石至於龍門不

言導河自積石以此知出積石者特其下流耳王安石

曰按西域傳河有兩源合注蒲昌海其水停居冬夏不

增皆以潛行地中南出積石爲中國河陛下所考禹貢
導河不言所自非臣等所及 詔五岳四瀆所在長吏
祈雪 賜章武軍留後承選芳林園宅地一區官爲營
造 賜涇原秦鳳路經略使張洸王廣淵各銀絹五百
以收復河岷應副軍須有勞故也 上批武成王廟自
乾德二年用唐故事建於都南以郭子儀升殿復以李
晟補其闕詳開元十九年剏廟之始李靖李勣已與圖
象昨以堂廡頽廢命官修完今已工畢其令禮官議先
朝功臣勳烈著於簡策可配祀典者以名聞後不果行
丙申知桂州沈起言已遣兵防拓蠻賊慮辰州討賊將
卒不分有無惡罪一例殺戮乞下章惇約束從之 上
批聞河州修城禁軍弓箭手廂兵自興工五十餘日緣

身衣裝潰裂始盡雖日得雇錢而募人助役尤爲勞費
可量與充賜禁軍人給絹一匹弓箭手廂兵人給錢千
仍候分屯日給之 賜江南東路常平米七萬石賑濟
災疫 詔都水監司農寺提舉在京諸司庫務自今並
許直牒閣門上殿 沈起言交趾劉紀欲歸明不納必
恐如儂智高上問執政交趾事簽以爲未可許劉紀許
劉紀交趾必爭王安石曰聞温杲已來乞候温杲到商
量取旨上曰交趾可了但恐沈起了不得安石曰起自
以爲易了然兵事至難誠恐起未易了馮京曰交趾安
能一心但恐其人相與之固不如羌人爾安石曰交趾
所任乃多是閩人必其土人無足倚仗故也 二十七
丁酉權三司使薛向請止絕秦鳳路轉運使蔡延慶置

場減價出賣鹽鈔從之先是延慶言熙州築城寨一役方興屯戍甚眾洮岷大兵費用日廣臣已權一時之急以東南鹽鈔依市價募商人入中見錢雖所賣價稍虧元數而為利甚厚至是向言始有旨以陝西解鹽歲入不過三百萬緡分於兩路州郡秦鳳歲當一百七十一萬緡今秦鳳未滿歲而入中錢已四百六十餘萬緡溢西路之額而延慶更欲權宜損價非獨輕動舊法兼已溢定額為害不細故詔止絕熙河路經略司言收復河岷洮等州逐處蕃部各懷震怖當職官吏因此往往擅發蕃部及雇牛驢負載官物乞誠約之詔熙河路諸州城寨官司應當差牛驢負載官物並稟於經略司如緩急邊寇聽一面差發仍以正兵兼蕃兵其擅差及科

配者並從違制論提舉官不覺察奏裁仍許人告厚賞之 上批熙河一路自用兵以來誅斬萬計遺骸遍野

遊魂無依朝廷子視四海所宜哀矜可遣勾當御藥院李舜舉往收瘞弔祭之仍設水陸齋為死者營福焉舊紀

書遣內侍掩熙河暴骸新紀但書詔不書遣內侍 詔施州蠻聽以金銀平估

實直質官糧米如七年不贖即變易之初施州蠻因災傷以金銀倍估直質米于官官司不能禁至是姑令估實直以易之 詔中書自今命官過犯及編配人所犯

情理分輕重大輕次重四等刑名著為定例

戊戌于闐貢方物兩紀並係 詔通判河州太常博士

李山甫送審官東院與監當坐徧與執政書飾言邊事蔽覆河州官兵違節制殺降故也 畫天下州府軍監

縣鎮圖所上十八路圖一及副二十卷上言四夷但訓
練兵精不常屯守有警乃應今中國反不如王安石曰
比來中國誠不如四夷今四夷又不如古中國若盡什
伍其人使隨處有以待敵乃古中國之法也 太子中
允館閣校勘黃履權監察御史裏行

是月廢梅州入程鄉縣隸湖州省熙州馬駱寨新紀於此月末

書占城降於交趾 詔都大提舉大名府界金隄范子

淵等開修直河此據會要七年六月所載增入其詳具

八月十七年二月五日 汴河隄岸司言汴水添漲其京

西四斗門分減不退以致開決隄岸今近京除孔固斗

門減水下入黃河雖有孫賈斗門減水入廣濟河然下

尾窄狹不盡吞伏乞萬勝鎮舊減水河汴河北岸修立

斗門開淘舊河創開生河一道下合入刁馬河役夫一
萬三千六百四十三人一月畢工從之此據河渠志六年十月事今附

末月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四十七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四十八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甯六年十一月庚子朔中書言奉旨置簿考察內外
官司功過如遇差除檢錄進擬內有特旨者欲自今亦
同檢錄從之 殿直張榮垂拱殿起居唐突自陳先因
罪勒停有女賣入禁中詔貸其罪令內東門還其女
王安石言薛向取陝西六年錢穀金銀匹帛出入細數
兩本擾人至多請罷之上曰中書令向根究陝西錢帛
出入必是省中舊文字不齊整無由見得安石曰省中
舊文字雖不曾磨勘然大數亦可見省中法禁嚴密如
此尙不備卽外州何由備有所勾追衝替專副須及七

八年以來凡幾人幾日乃可得了兼如此無可了之期
昨比較薛向界解鹽一事尙自騷擾人眾終不能了而
降朝旨罷之今此數十倍於解鹽文字如何得了上曰
如何見得陝西錢帛增虧數安石曰薛向在陝西時錢
帛不闕後來方闕若由人措置失措置遂致闕少卽薛
向但檢尋在省文字根究自在陝西時施行事後來如
何變改遂致闕少若不因施行有異遂致闕少止是年
歲豐凶事宜多少所以見在錢物豐約不同卽亦大略
可見不須一點磨出入細數乃可見也乃令罷省牒
所索文字後數日上又言陝西財用闕乏若有邊事何
以待之安石曰有邊事亦不須增費前此邊事若朝廷
但令所在堅守城寨勿與敵角徐練兵擾之使不得息

彼數次點集自無復能動卽乘常成禽爾如此則見兵
見糧足以辦事不務出此而隨事紛擾應之是以費多
而事不成上曰才有事便來乞兵安石曰太祖時將帥
有令兒男乞兵者乞不得哭而去然終無敗事今將帥
乞兵與不與在陛下上曰太祖用郭進今恐難得安石
曰郭進有何難得舉事則才自出如王君萬方其爲指
使時孰謂其可使因事立功然後知其可使爾上曰今
日夷狄誠可如此待之安石曰中國廣大人眾財富加
以陛下聰明憂勤天下若措置不失卽雖冒頓亦何足
畏漢高祖爲冒頓所困亦以中國倦兵人思休息而已
使漢高祖有今日天下必不復畏冒頓也上曰天使中
國有勝夷狄之道但後世倒置爾安石曰誠如此詩以

夷狄強中國弱為祥羊墳首明非天地之常理也

辛丑增置岳州平江縣丞一員

壬寅詔河北緣邊安撫司指揮歸信容城兩縣令尉自

今遇北界巡馬並徐行襲逐毋得相傷初北界巡馬過

白溝而歸信尉威景射傷涿州小鷹軍使固德等故約

束之七月二十五日韓縝奏留馮行已以為若罷

為有計議北人更疑上日行已奏報亦不覺其昏錯或

日昨對北人言展拓城池是錯聽此輩語故爾縝退余

使臣乃言張利一展所辟人不過疑射殺人或非全屬南

白上孫承言未可然廷所利一實事數條乃言都

甚稱張利一臣為言朝廷是利一實事數條乃言都

不知有此蓋雄州使臣盡是利一實事數條乃言都

辟故如此此事與威景相關附見待考

詔今冬不閉

汴口令造棧截浮凌先是權判將作監范子奇言汴口

每歲開閉勞人費財不惟民力重困兼閉口後阻絕漕

運乞每至冬更勿閉口以外江綱運直入汴至京廢罷

轉般其年計必大有所增操舟兵士自可減省上下酒

稅課利亦當以故增多公私便利無越於此若謂經冬

不閉致湮河道緣每歲閉口多在冬深已是霜降水落

迨至斷流亦有澄沙卻遇春水衝注別無停積若後當

淘浚修疊自可約定年限權行閉塞比之歲歲興功煩

省異矣乃詔汴口官吏相度卒如子奇議時高麗遣使

入貢令自汴沂流赴闕初議不閉汴口上曰舊閉口良

有所費安石曰聞有時費至百萬上曰數年前若言不

閉汴口即人須大駭乃令不閉汴口及勘會遞年所費

閉口人功物料進呈上曰聞都省有碑言溝洫前通於

汴水不知自何時如此河底漸高安石曰今溝首皆深

汴極低又觀相國寺積沙幾及屋簷則汴河如此漸高未久上曰有汴河來已久何故近如此漸高安石曰舊不建都即不如本朝專恃河水故諸陂澤溝渠清水皆入汴諸陂澤溝渠清水皆入汴即沙行而不積自建都以來漕運不可一日不通專恃河水灌汴諸水不得復入汴此所以積沙漸高也

沈括筆談頗與王安石之言相表裏今附注於此待考國朝汴渠發京畿輔郡二十餘縣夫歲一浚汴渠借浚汴夫自爾三祇使臣謝德權領治京畿溝渠借浚汴渠以爲常職久之治溝洫之工漸弛邑官徒帶空名而汴渠至有二十年不浚歲歲堙澱異時京師溝渠之水皆入汴舊尚書省都堂壁記疏治入渠南入汴水是也自汴流堙澱京師東水門下至雍邱襄邑河底皆高出隄外平地一丈二尺餘自汴隄下瞰汴居如在深谷熙甯中議改疏洛水入汴子因出使按行汴渠自京師上善門量至泗州淮岸凡八百四十里一百三十步地勢京師比泗州高十九丈四尺八寸六分就京師東數里渠心穿井至三丈方見舊底驗量地勢用水平望尺榦尺量之亦不能無

小差汴渠隄外皆是出土故溝子因決溝水令相通時爲一堰節其水平其上漸淺澗則又爲一堰相齒如階之數會之乃得地勢高下之實

癸卯麟府路走馬承受全惟幾請罷廂軍爲弓箭手從之初河外多曠土上遣帶御器械王中正募民爲弓箭手以實之用省戍兵轉運使趙子幾因上兼募廂軍策而不較廩給之費至是罷之

甲辰天章閣待制權三司使薛向爲龍圖閣直學士洮河闢土其費不貲向悉力營辦人以爲難手詔賜銀絹各三百曰卿留心邊務覩此成績當慰忠懷向因請戒將帥減溢員罷冗兵省浮費節橫歛且以越職爲憂上復諭以手詔曰比選卿主領國計今能建明不失機會乃職所宜何越之有

乙巳詔河東路經略司新招弓箭手墻院屋宇等並官
為修築如願請材木自備工者聽 又詔辰州南江軍
前並賜特支錢有差

丙子同察訪京東路常平等常州團練推官呂升卿為

太子中允權發遣京東路轉運判官司馬記聞云升卿

南轉運判官轉運判官必須升朝官為之又詔軍器

監以殿前為軍司所相度鞍轡樣計在京諸軍馬數造

給初馬軍用大鞍不便野戰至是上始以邊樣皮鞵小

鞍用木鞍長韁回旋轉射得盡馳驟之技仍選邊人習

騎者隸諸軍後上批昨降鞍樣慮數多計置未集聞諸

軍亦有私鞍大約及新樣若能自置即給價錢志有此

十七日上因懿洽捷報論及首惡慮走匿不可得安

石曰師完威震外夷無敢保匿者恐須禽獲上曰如摩
正官軍非不震威然終敢保匿何也安石曰自河州殺
降即安敢保信邊將故死與摩正相保上曰摩正前何
不降安石曰特未有迫切之害故未降今迫切而不降
恐當以殺降故也

丁未王安石言以濬川杷濬黃河自二十八日卯時至
二十九日申時凡增深九寸至一尺八寸請以杷濬汴
從之上曰果如此即大省夫力物料聞河北一軍有用
夫五千而本軍丁不過五千一夫至用錢八貫歐陽修
常以為開河如放火不開河如失火果用夫勞民如此
即不如不開河安石曰若兩皆為害即開河用夫與放
火失火無異若以萬人一歲之力能除千人百歲之害

即猶放火失火之比也今以萬人之力除十萬人之害
即決須為之易所謂毒天下而民從之者以其雖毒之
終能使之安利故祈寒暑雨非不毒也若無祈寒暑雨
亦無以成物也故亭之毒之乃為天道豈可但亭之而
已此據王安石日錄先是有選人李公義者建言請為
鐵龍爪以濬河其法用鐵數斤為爪形沉之水底繫絙
以船曳之而行宦官黃懷信以為鐵爪太輕不能沉更
請造濬川杷其法以巨木長八尺齒長二尺列於木下
如杷狀以石壓之兩旁繫大絙兩端釘大船相距八十
步各用牛車絞之去來撓蕩泥沙已又移船而濬之王
安石甚善其法嘗使懷信濬二股河懷信用船二十二
隻四時辰浚河深三尺至四尺四寸水既趨之因又宣

刷一日之間又增深一尺懷信請以五百兵二十日開

六里直河順二股河水勢用杷濬治可移大河令快上

計依懷信所擘畫安石請令懷信因便相度天臺等埽

作直河用杷疏浚上亦許之此段見日錄五年十月九

直河七里日錄云六里當并考它日又言開直河一道計省卻九百萬

物料三百萬夫功如懷信所造濬川杷即處處危急可

用直河所以有不可開者只為近水開數尺即見水施

功不得今但見水即以杷濬之無不可使水趨直河去

處即一歲所省凡幾百千萬物料夫功又汴河廣濟河

諸斗門減水河自此更不須計工開浚但製百千枚杷

永無淺澱也此段見日錄五年十月十九日今移入此

非五年事河渠志云范子淵上試浚川杷之功詔賞懷
信度牒十五道公義與堂除亦係之五年九月後須更

參照別修開直河本末其七年二月五日并六月末又
李公義事云節度推官李公義獻鐵龍爪揚泥車法以
疏浚黃河內侍黃懷信以爲可用而垂鐵龍爪水中棹
懷信公義乘義同度之把制舟尾以水已深數尺或謂
以浚河者也故名曰浚川里試之以觀其效詔春首與
兩河港相近處鑿直河七里試之功詔賞懷信以度僧
工是歲范子淵上試浚川里試之功詔賞懷信以度僧
十五道公義與堂除六年王安石爲上言用把浚二股
河及閉塞魚助二股河上流今諸埽疏去沙菁卽水自
徙若不輟工雖二股河上流今諸埽疏去沙菁卽水自
義改京官七年二月五日子淵言疏二股及清水鎮河
道已快而魚助三道漸背去可塞卽河并入清水鎮
二月劉增奏濟川杷疏清水鎮河道已深闊并塞魚助
三月劉增奏濟川杷疏清水鎮河道已深闊并塞魚助
河已訖功於是詔大名府安撫覈實以聞乃遣子淵提
舉浚事自衛州至海口黃河六都大司各減官一凡婦
岸官皆度減之而子淵劉增朱仲立以浚功各遷一官
餘減磨勘賜帛有差按十年三月十一日公義改京官
四月三日差子淵提舉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公義改京官
等獨賜懷信度牒與公義堂除不見於日錄當考

戊申熙河經略司奏諸將收復河州破常家族及隨王

詔往露骨山下先登用命鬪敵效首級計三千餘人詔

推恩有差

庚戌屯田員外郎同判都水監侯叔獻兼提舉緣汴淤

田錄三班奉職馬和子祐慶爲右班殿直卽給俸和

攻河州先登城流矢中額而死故也又詔河州功賞

獲一級加賜絹五匹其應接大兵破蕩部族者亦如之

提舉司天監所言據造麻衛朴等言測渾儀景表刻

漏差誤不可爲則詔元管勾當官楊茂先送開封府劾

罪以聞

壬子司農寺請襄邑酸棗尉氏長垣封邱太康陽武開

封祥符九縣保甲教習陣法依咸平等縣例入見從之

權罷今年畿內保甲聚教

癸丑冬至奉安中太一神象德音降天下繫囚雜犯死
罪徒流流以下釋之應諸路災傷民戶本名稅物失訴
違省限不該檢放者監司體量檢放其闕食之民安撫
提舉司優加賑救無致流移除河北路負官物已指揮
外餘路負官物被災傷放稅及五分以上並權停先是
上以久旱欲因冬至發德音順承太一之祝手詔令輔
臣相度王安石等請如詔旨擬合施行目進呈上於禁
中增入檢放一節蓋上察於政事卹民如此

乙卯詣集禧觀中太一宮酌獻

戊午權武昌軍節度推官崇文院校書王安國為著作
佐郎祕閣校理故事崇文院校書二年乃除館閣校勘
安國以參知政事馮京王珪薦其學行故特有是命

司農寺言開封府界保甲以五家相近者為一保五保
為一大保十大保為一都保但及二百戶以上並為一
都保其正長人數且令依舊卽戶不及二百者各隨近
便并隸別保諸路依此從之八月二十七上批陝西
義勇未曾排定近降新法未該行使今涇原路已如此
行使可令經略司分析具奏此據御集當考究竟熙
河經略司言包順乞以獻鹽井功狀錄用其子詔王韶
勘會鹽井既係眾獻何故包順今獨請賞若獨賞順則
其餘有無爭競及令韶相度鬻鹽條件以聞契丹欲
爭蔚應朔三州地界事有萌芽上深以為憂王安石白
上契丹無足憂彼境內盜賊尙不能禁捕何敢與中國
為敵且彼受坐厚賂有何急切乃自取危殆上曰緣河

北亦無以支吾安石曰河北人物稠眾但措置有方不
患無以支吾事緩即緩措置事急即急措置呂惠卿家傳載惠卿
語云今寇亦未必至此借令起事以中國之大急則急
應緩則緩應與安石此語略同附注八年四月五日丙寅
蕭禧入辭下上曰彼人眾奈何安石曰人眾尤非所患若人
眾而有能率眾之主分別材鄙勇怯各當其分即可畏
若無能率眾之主分別材鄙勇怯各不當其分即直易
擾敗爾患在於措置無方不能分別人材鄙勇怯所以
率眾非其道爾不患彼人眾彼人眾乃所以易擾敗也
上曰先朝何以有澶淵之事安石曰先朝用將如王超
亦嘗召對真宗與之語退以其語與大臣謀之臣讀史
書見當時論說終無堅決上下極爲滅裂如此何由勝
敵又太宗爲傅潛奏防秋在近亦未知兵將所在詔付

兩卷文字云兵數盡在其中候賊如此即開某卷如彼
即開某卷若御將如此即惟王超傅潛乃肯爲將稍有
材略必不肯於此時爲將坐待敗衄也但任將一事如
此即便無以勝敵上以爲然上因言日力可惜若遲一
日即失一日事安石曰有遲一日而失一年事者上曰
若排保甲義勇又須待農隙即是有遲一日遂失一年
事者安石曰遲一年事即有遂不及事者上又以夏人
爲憂曰若有北事則兩面俱受敵奈何安石曰朝廷未
宜有北事若有北事夏人不能勝當時中國今日中國
與夏人豈止如元昊與當時中國以此不足慮也後數
日上又言契丹如此旅拒奈何安石曰契丹齟齬爭尺
寸地界其略可見何足憂不知陛下憂錢糧不足耶憂

人眾不足耶憂無人材與計事耶上曰人材既未陶冶
成就錢糧亦誠不足人眾又未訓練安石曰事有緩急
故措置有緩急若有警急即急要訓練人眾亦不為晚
就令契丹便欲絕盟非年歲未能大舉臨時應變足可
支吾若論錢糧即因警急經度亦不患少但今未急故
亦不須汲汲爾惟人材乏少最是急切之慮然因事乃
見人材如熙河事即熙河人材頗有可見者懿洽事即
懿洽人材頗有可見者陛下若明見物情無所蔽塞令
有能有為者無顧望之意無卷懷之患人人各以赴功
趨事為欲則人材不患不足任使也人情上不過為道
義中不過為功名下不過為爵祿陛下若能以此三者
待天下之士各不失理分即無賢不肖但有寸長皆為

陛下盡力即無能之契丹何足慮上以為然

朱史取陛下若明見

物情以下語附七年二月丁丑今仍見本日

庚申王韶遣本琳沁固雲沁巴詣闕皆岷州歸順首領也
上批義勇保甲條近曾孝寬等相度河州一路利害
參議立定其陝西諸路慮事體不同故令經略安撫
司參議未見奏報而聞已有施行者恐司農寺兵部等
處行遣差誤可令具析自承指揮後行遣次第以聞

御集

在二十一日實錄在二十二日
今從御集并十九日上批可考

此據御集當考

往太原府代州勾當公事
辛酉詔永興軍河中府陝解同華鄜延丹坊邠甯環慶
耀十五州軍各依元刺義勇外商虢州保安軍並止團
成保甲 詔定武臣差遣法以其仕歷資任為六等陞

一等爲權陞兩等以上者爲權發遣並通計二年爲一任若特恩陞改者不依此 振武軍節度使李璋自郢州還朝卒于襄州贈太尉諡良惠錄其子五人各遷一官未仕者三人爲左侍禁璋強敏好讀書未嘗校家之有無及卒其弟駙馬都尉瑋欲貸襄唐許三州官錢各千緡以治喪事後輸於左藏庫上曰璋故章懿太后家也其以所貸錢賜之

壬戌右正言知制誥兼侍講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呂惠卿提舉制敕庫先是檢正刑房公事李承之請置庫因以承之兼領所貯五房文書難止令一房提舉故命惠卿領焉 詔荆湖北路提點刑獄李平一等具析妄奏監鼎州稅借職王晏昏懦不實因依以聞晏赴三班院

體量堪釐務也 太宗正司言宗室全闕官馬及牛闕從人者聽依朝旨免赴朝從之 上問養馬利害王安石曰今坊監以五百餘貫乃養得一馬若令洮河蕃部養馬所費必不至如此之多兼得好馬因地宜馬又蕃部以養馬爲業極便利所省錢計不少而坊監地賦民所取地利又不少上因論三代政事以車馬爲急安石曰今用車卽不須用馬但以人挽之足矣以人挽車省芻糧無奔警未必不勝用馬譬如古用簡冊今用紙雖三代聖人復起必不復用簡冊恐以人挽車亦如此上曰事但有理卽可行三代以前聖人但隨時制法故用馬爾上又曰天使中國有常勝之道但後世失其道爾

此年十二月十八日又明年二月十二日可考

癸亥上論熙河糧斛事欲以逐路財賦付經略使自營然卒不行上以農事為急王安石曰家可以資國國可以資天下天下必資天地上曰若設法移民使就寬鄉亦王者所以生財闢土之道也

甲子權發遣秦鳳等路轉運判官贊善大夫蔡朦為丞

興軍等路轉運判官同察訪丞興秦鳳等路常平等事

大理寺丞李察為太子中舍權發遣秦鳳等路轉運判

官朦與蔡延慶共事而不相能故徙朦以察代之慶延

相能據延慶本傳緣以軍須朦發張守約兵朦奏之考

按事實乃不然今但云不相能而不明著其所以十月

十一日延涇原路經略司言弓箭手人員立功換班

行名下土田自今勿以自隨止令子孫或佃戶刺填弓箭手從之 高陽關路都總管司言體量到諸州軍依

新法教閱已成倫敘不聞有避教閱逃竄者詔走馬承

受王延慶張瑾具析以聞先是降諸軍教閱新法分上

中下軍弓弩斗力及射親彊槍刀等第而延慶等奏有

軍士避教閱投北界者故詰之 潭州言西上閣門使

前知桂州蕭注遺表乞子充三班奉職孫舉三班借職

從之於是上批注昔嘗有功長子刑服闋日更特與循

資仍賜絹三百匹注本傳云注不肯取交州據魏泰東

本傳不同歿後恩意如此則注實言交州可取故復用與

乙丑詔同判都水監侯叔獻權發遣監丞俞充知主簿

劉增各陞一任權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吳審禮

劉淑各減磨勘二年並以兼提舉淤田有勞也 熙河

經略司言鈐轄王君萬乞以轉官恩賞回授父母詔特

推恩不許回授 又詔三司於永興秦鳳等兩路每年封椿解鹽錢內借鈔計百萬緡付秦鳳等路轉運司計置熙河糧草仍許詳酌邊儲緩急增損所定鈔價上怪陝西兵少財用不足王安石曰此事已委薛向根究然日下闕少須應付令及時收糴上又以爲轉運使非其人曰使此輩理財舉事未得安石曰陝西財用不足亦恐未可歸咎監司必是自有許多使處如熙州用兵數亦不多而所費錢斛乃如此之多緣旣用兵卽所費必如此至於小小失計亦或有之未必便能致財用闕乏也上曰一事失計往往便至數十萬貫錢

丙寅左藏庫使董仲寶爲皇城副使內殿崇班李實爲供備庫副使以章惇言仲寶等在敘州與蠻賊戰有功

故也 詔開封府雪寒京城內外老疾幼孤無依者並收養於四福田院自今準此 又詔涇原路年例外益

以鹽鈔錢二十萬緡付經略司市糧草封椿

丁卯河東都轉運司請汾石等十二州軍和糴糧草許以錢布中給從之

戊辰遣官謝雪 詔流內銓前廬州觀察推官江衍循

一資會稽縣主簿葉表等六人各與堂除差遣並以檢括修州鑑湖之勞也

宋類苑十一月吏有不附新法介甫欲深罪之上不可介甫固爭之

日不然法不行上曰聞民間亦願若新法介甫曰所寒暑雨民猶有怨咨者豈足願也上曰豈若并祈寒暑雨之怨亦無邪

是月廢儋州爲昌化軍崖州爲朱崖軍萬安州爲萬安軍以昌化感恩陵水甯遠吉陽及華州渭南縣並爲鎮

信州永豐鎮為縣置熙州狄道河州枹罕縣
十二月庚午朔章惇言衡永等州溪峒獠人因招諭納
土乞并為省民從之

辛未罷詳定諸司庫務利害局詳定官國子博士呂嘉
問陞一任左藏庫副使劉永淵與樞密院指射差遣

壬申觀文殿學士戶部尚書判南京留司御史臺張方
平知陳州 三司言新法所增吏祿除舊請外歲支錢

一十七萬一千五百五十三緡有奇實錄止云三十萬
今從沈括筆談詳

之書詔以熙甯四年後坊場稅錢撥還不足則以市易市
例等錢補之仍令提舉帳司歲考收支收數上中書時內
自政府百司外及監司諸州胥吏皆賦以祿謂之倉法
京師歲增吏祿四十一萬三千四百餘緡監司諸州六

十八萬九千八百餘緡然皆取足於坊場河渡市例免

行役剩息錢等而於縣官歲入財用初無少損且民不

加賦而吏祿以給焉此段於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出
附見沈括云天下吏人素無常祿

惟以受賦為生往往有致富者熙甯三年始制天下吏
祿而設重法以絕請託之弊是歲京師諸司歲支吏祿
錢三千八百三十四貫二百五十四歲增廣至熙甯
八年予為三司使日歲支三百五十七萬一千五百五十三
貫一百七十八京師舊有祿
者及天下吏祿皆不預此數樞密院承旨司言野戰

及槍刀手之類今母得以五服內親對試從之

詔諸路奏賞自今功狀並具將官使臣元將出戰兵斬

獲輸折數以聞 贈荆湖北路鈐轄司指揮陳昌言陳

昌朝為光祿寺丞錄其子各一人為郊社齋郎以攻狃

狃寨死事也

癸酉詔殿前馬軍司及諸路州軍牙教所射草人依宣

試格改爲草椿仍遠二十步 命河北同提點制置屯田使閻士良專興修撲椿口增灌東塘淀樂先是滄州北三堂等塘樂爲黃河所注其後河改道而樂遂填淤程昉嘗請開琵琶灣引河水灌之功不可成至是士良建言宜堰水絕御河引西塘水灌之故從其請而有是命

甲戌御史盛陶言昨吳安持請民輸錢免行都提舉市易呂嘉問被詔與府司官詳定利害而嘉問過爲苛察牢取微利雖稍排定所費之外掊歛過多乞應免行錢更加均定惟給行人常費之外其餘中下戶並與蠲放不報朱本削去 詔淮南東路轉運司募闕食貧民興修揚州江都高郵天長界河及古鹽河

乙亥上謂輔臣曰李靖團力之法以三人得意者爲隊已令李浩試之懿洽二州疑亦可行王安石等曰三代至於漢魏皆以五人爲伍至於三人若一人戰死押官執刀在後卽斬二人恐不可然此法亦可增損爲用上曰唐太宗問李靖兵法之要靖以謂不出形之使敵從之一言而已此誠簡要又曰高宗代鬼方三年而周公東征亦三年何其久也安石曰古人欲其師之完故不急務又其敵有疆弱故難克也如管蔡乃武王所使以監商人其任至重必非常才於周之盛時乃能率眾叛幾危王室蓋非易克者也上曰君子小人有道所以能相敵安石曰誠如此以黃帝之聖神而與蚩尤七十戰而後能勝者由此故也上曰以武王周公大聖人商

之餘俗至厯三紀然後世變風移衛文公蠅螬之詩乃能止奔何也安石曰商人之俗習於紂惡之日久矣為其所化如怨望周人不使之如商革夏有服在庭以利口亂正非如止奔之易也上曰文王江漢之域無思犯禮衛文公亦能止奔使國人不齒何以異此安石曰衛文公區區一國之君耳但能正身以御下得賢才而任之其地至狹苟能躬行禮義廉恥而所置卿大夫同德協心則彼淫奔之俗眾人之所惡者止之固不為難非若文王之時身為諸侯而能使江漢之人無思犯禮也命提點倉場沈希顏御史臺推直官穆珣裁定在京冗占剩員他日上謂王安石曰剩員乃至八萬人多為官員冗占見呂公弼說有父夷簡作某官當時只有三

人當直安石曰夷簡作官若是稍近上只三人當直恐傷國體人主尊如堂羣臣如陛上下有等威乃可臨正庶民若甚削弱曾不如富人不知何以為堂陛之勢當時果如此亦未可為法且今日官員所被役兵皆有常數未見過當所患在非其人而已如呂夷簡為大臣納貨賂廢壞朝廷百事便與一人當直亦不消得上乃笑

此段見七年二月七日今附此

丙子給度僧牒二千付都提舉市易司募人入錢為秦

鳳路轉運司糴本

丁丑詔京官為提舉官者並為同提舉梓夔路察訪

熊本言江安寨兵官以商議買田為名誘三里夷人斗

設等至寨因詰問傷殺兵官主名其人自以罪大即拔

乃唱殺尋斬訖斗設等劇賊也上曰此等夷人固不可
赦然誘而誅之或為它日之害謂之唱殺特以此為名
耳後本乞賞功上弗許蓋本以檄召戎州司戶參軍程
之元權領江安縣密圖之之元即召諸酋見於廷問景
左藏安在諸酋呼噪不服因殺九十餘人斗設手刃思
忠者械送瀘州陵遲斬之以祭思忠之元眉山人也朱史
云無照據削去程之元事今復存之詔司農寺齊竟州民冒佃泰山禁
地量地肥瘠立租令依舊居佃

戊寅新權發遣淮南西路提點刑獄陳樞言熙甯五年
蘇湖大稔米價視淮南纔十之五客船販米以緣路場
務收往來力勝故蘇湖之米不至淮南乞權令免納從
之樞又言兩浙第五等戶約百萬出役錢裁五六萬緡

錢寡而所敷甚眾且第五等舊無役請得蠲免詔除之
此據本志附四年十月鄧綰言李瑜周約後詔熙河
路舉人不以戶貫年限聽取應熙州以五人河洮岷州
各以三人為解額 又賜熙州新修東山禪院名曰慈

雲東湖曰慧日

庚辰贊善大夫蔡曠提舉興修永興軍白渠曠此時任

實錄脫之當考修撰經義所檢討洪州進士徐禧為鎮南軍

節度推官中書戶房習學公事禧與吳著陶臨皆以白

衣為修撰經義所檢討至是又以選人入中書習學行

檢正事初呂惠卿薦禧所為治策二十四篇上善之曰
禧言朝廷以經術變士人十已八九變矣然盜襲人之
語而不求心通者亦十八九此言是也觀禧文學曉政

事宜試之於有用之地王安石曰中書檢正官如章惇輩朝廷當卽有差除後更用人如有不稱難於退黜欲置人爲習學上以爲然於是以前禧爲之中書五房習學公事自此始 上復論司馬孫吳及李靖團力之法王安石曰古論兵無如孫武者以其粗見道故也如日有長短月有死生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五色之變不可勝觀奇正之變不可勝窮蓋粗能見道故其言有及於此上曰能知奇正乃用兵之要奇者天道也正者地道也地道有常天道則變而無常至於能用奇正以奇爲正以正爲奇則妙而神矣安石曰誠如此天能天而不能地地能地而不能天能天能地利利用出入則所謂神也神故能以奇爲正以正爲奇也王安石對見日錄上善

李靖結隊法召賈逵問之逵以爲非詔中書密院同議之安石曰今但結三人爲隊又結五人爲伍相搏執以觀其孰勝則其可用與不立見矣上乃令郭固與殿前司各爲一法試其可者舊本十八日丁亥又書詔賈逵助於沿河採車材按賈逵郭固教習比試隊伍法已具此矣今依朱本削去丁亥日所書五月八日庚戌已令諸路教三人爲隊此又云當考本志云上患諸將軍行無星書羽林皆以三人爲隊靖非無據乃然以爲靖能勝令賈逵郭固試之本志附之五年當考然以爲靖能勝夷狄又數稱黃帝兵法必曉古人伍法其用三人爲隊或必有意安石曰後世無知兵者靖能結三人爲隊以當衰亂散鬪之敵宜其每勝比之韓信則已不及至于黃帝兵法必非靖所能知蓋自黃帝以來卽有伍法豈容歷代聖人智不及靖而不能結三人爲隊也上曰韓

皇朝通志卷一百四十八

信以數十萬當項羽十萬靖以萬人當頡利一國靖未必不如信安石曰自蚩尤以來未有如項籍者頡利乃衰亂之夷狄李靖率習戰之士深入敵地而發其機又乘其不戒則其勝之固易上曰兵固欲措之於易勝安石曰措易勝與難勝乃為奇措易勝與易勝不足為奇也馮京曰陛下論兵高遠非羣臣所及安石曰天錫陛下聖質高遠與堯舜湯武固無以異論兵誠為高遠然先王雖曰張皇六師克詰戎兵其坐而論道則未嘗及戰陣之事蓋以為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不足道也孔子亦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以為苟知本矣未不足治也上曰事亦有趨時者如宣王乃以北伐為先安石曰宣王所以北伐乃以能分別君

子小人用吉甫張仲故也若十步之內君子小人曾無所分別不知如何能勝獫狁然則宣王所務又有在北伐之先者陛下修身齊家誠無愧於堯舜湯武臣若見陛下少有闕失豈敢顧望不諫然即位六七年未能成堯舜武湯功業必有與堯舜武湯不同處詩曰思無疆思馬斯臧思無邪思馬斯徂人君苟出於誠正則馬可使臧可使徂而況於人乎然則無人為將率非陛下所患況今日四夷類皆非豪傑無足以累聖慮者上以為然己上並見日錄上又論兵以為能知陰陽五行之理而役使之則盡矣要在通理而已安石曰天地乃為陰陽五行所使通陰陽五行之理是所謂精義入神以致用所為無不可者何但兵而已亦見二上又言符堅

以百萬之師為晉所敗安石曰堅號為英主然其實疎
暗王猛符融苦諫以為慕容垂常幸國家之災腹心之
患也不知慮此而遠勤吳會此乃自敗非晉能敗之也
上曰垂必有以中其心安石曰堅欲平晉垂勸之平晉
然後封禪此乃堅所欲故為垂所惑也上曰此在人君
聽納明與不明耳符融王猛以晉為不可伐而堅不聽
故敗晉武帝欲平吳而一國之人皆以為不可獨用張
華羊杜三數人之言故勝然則聽納之際可不審乎
辛巳睦州軍事推官葉適平興縣令編修三司令式刪
定官張元方興平縣尉王震並為中書習學公事適禮
房元方吏房震刑房葉適七年六月丁亥檢正十月丁
丑死張元方未詳王震開封人
荆湖北路轉運使孫梅言招諭北江下溪州刺史彭

師晏內附錄其地里四至戶口以數聞詔章惇詳度處

置

壬午提舉印造編敕所言新敕刊本將畢慮中書樞密
院更有合入條約及續降條約乞候至來年頒降從之

熙河路經略司言熙州西羅城已置蕃學曉諭蕃官

子弟入學朱史載王安石云云乃通
遠軍事已見彼時今刪去又言固密族首領

六人助包順轄烏察等戰有功詔各轉一資餘獲級重
傷者轉資賜帛有差納克通身死其子結幹沁兼本族

巡檢 詔知桂州沈起融州撫納蠻人本以裁省煩費

今乃創建城寨其支費比舊孰多各具利害以聞時起
欲於新地內創建五七寨大者屯兵六七百人小者三

五百人故也可併十
月庚午

癸未熙河路經略司言岷州入買糧草商人多願請見錢京鈔乞依熙河通遠軍例付見錢鈔三十萬緡詔給鈔十萬緡乃令三司立加饒錢數以聞 詔在京納免行錢如有訴未便者都提舉市易司受理以聞 賜淮南西路轉運司常平米三萬石募饑民興修水利 甲申遣職方員外郎林積監疏汴河噎凌 京東西路安撫司言鄆州旱民輸常稅不辦乞權倚閣見欠賒糴斛斗從之

乙酉大理寺丞知光化縣葉康直前權廬州觀察推官江衍雍邱縣尉時孝孫秀州司戶參軍袁默並爲司農寺勾當事以司農寺所總事日頗繁間遣屬官出視諸路常平等事故增員並從判寺曾布辟也

中書言增開封府等處吏祿以行重法上曰異時吏不賦祿而受賕輒被重劾今朝廷賦祿而責人可謂忠恕矣它日上又稱祿法忠恕馮京曰天下無事乃可以行此太宗時嘗宣諭州縣官有道理少取訾錢無道理莫取上曰當是時接五代財用不足王安石曰縱財用不足吏亦人非不衣不食而治公事旣衣食卽必有所出自可以法收斂以此賦給上曰當是時亦自未可正法也 三司言陝西邊穀踊貴請責轉運司裁損其直上曰窮吾國用者兵冗耳不思議此而止於糧草校計毫釐失其要也宜與樞密院同議移軍近裏就食以省邊費 詔諸路安撫司依轉運提點刑獄提舉司隨本路分定州軍提舉教閱義勇保甲 入內西頭供奉官黃

懷仁昨修金明池御座龍船乞賜度僧牒酬賞詔三司
賜錢十萬

丁亥祕書丞呂大忠檢詳樞密院兵房文字 都水監

丞王令圖減磨勘二年以本監言令圖剋白馬縣界鋸
牙免河勢暴溢之患也 同管勾外都水監丞程昉言

國家三歲一祠園丘齋宿之地常用帟幕創成帷宮謂
之青城綵內頗為勞費若因綵內材本量椽栱瓦箔等

及以作綵內一次役兵并借年例上河客軍為宮室以

備齋宿可期年而就此暫勞永逸之利也不報朱本削去新本

謂不從內臣所請可見聖 詔程昉於沿河採車材三

千兩下軍器監定樣製造戰車上修嚴武備既采唐李

靖三人隊法欲試行之且以北邊地平可用車為營衛

因內出手詔令三府講求而有是詔明年二月十二日

二十一日沈括云云可考兵志云六年五月詔諸路經
略司結隊並依李靖法三人為一小隊九人為一中隊
賞罰俟成序日取裁其隊伍及器甲之數依涇原
路身教法按今日錄附此事於五月八日庚戌

戊子命檢正中書戶房公事張諤訊決三司開封府見

禁罪人 同判都水監李立之言雍邱縣界噎凌沫岸

漫流併入白溝河及檢視水口以東汴身填淤高水面

四尺已計功修塞詔賜塞決口兵緡錢築孔固斗門堰

役兵準此明年二月六日

辛卯詔流內銓前湖州觀察推官邵光與循二資注家

便官以兩浙轉運司言光根括温台等九縣沙塗田干

一百餘頃故也 淮南東路轉運司言體量前江淮發

運副使度支郎中皮公弼開真州黃池河除元定差僱

夫外有三縣各曾貼夫并死損逃亡兵夫等仍曾委責
降及別路官勾幹差破人船供給及以礬鹽等錢爲公
用得替乘船五隻送還入京又借發運司紙庫錢三百
緡候得職田錢償之而權發運萬頤判押給借者已還
十七千餘未償詔皮公弼令永興軍路提點刑獄司萬
頤令淮南東路轉運司劾罪以聞後公弼坐降一官頤
聽德音釋之 軍器監乞差左藏庫副使藍惟永等點
檢軍器編定御覽目錄從之 熊本言瀘州納溪寨烏
蠻出入道路乞增戍兵及徙置路分都監從之

壬辰權發遣京東路轉運判官太子中允館閣校勘呂
升卿徙淮南東路軍器監言弓匠李文應箭匠王成伎
皆精巧詔補三司守闕軍將以教工匠帶御器械鄭德

誠乞權差官輪宿直詔令真定府路總管向寶宿直舊
制外任帶御器械過闕朝見不宿衛時寶過京師特命
之上與王安石言向寶善戰好將也與薛仁貴何異王
安石曰恐不同上曰仁貴更有機略如寶已難得安石
曰向寶但能使馬精熟而已其於西市一帶山川最其
所諳熟然西市之戰幾敗事如此將率要不難得安石
以爲寶既貪恣又西市之戰狼狽徒以西府賴其沮壞
王韶故稱譽於上前爾

癸巳詔京外城二十門監門自今更不管認課利但隨

閑要以透漏捕獲出入商稅錢數立爲賞罰凡五等從

都商稅院請也 鄭俠事當考明年二月二十七日張諤減定稅額可考 詔梓夔

路察訪司準備差遣蒲宗閔新知永嘉縣沈達同成都

府路轉運司相度成都府置市易務利害以聞沈達此

段日錄在七年二月二十三日遣李杞時朱又詔借

本先附于此今從之馮京云云仍見本月日

大名府提點刑獄司封椿茶稅錢八萬七千緡付河北

東路都轉運司糴邊儲 夏國主秉常進馬贖大藏經

詔特賜之而還其馬

乙未岷州都守領轄烏察洮州都首領巴珍覺並為崇

儀副使董古為禮賓副使並蕃部鈐轄轄烏察岷州巴

珍覺洮州董古河州古等皆摩正弟也王韶招之內附

至是引見于延和殿而有是命既又詔董古遷一資亦

為崇儀副使董古雖非首領以在納克壘城與其母郢

成簡先其兄詣景思立前鋒乞降故也 河北西路轉

運提點刑獄提舉司言參定真定府路義勇保甲新法

舊管疆壯人皆係鄉兵及緣邊州軍弓箭社亦藉姓名

巡防把截乞並行廢罷依義勇保甲編排從之明年正月十九

日可考兵志云罷河北西路疆壯緣邊弓箭社當係籍

番上巡守者即此事蘇軾奏議乞復置弓箭社合參考

丙申詔市易司市例錢除量留支用外並送抵當所出

以給吏祿隸都提舉市易司仍令舉勾當公事官二員

專檢估

是月廢金州平利洛州臨洛順安軍高陽大名府大名

洹水經城縣並為鎮渭州置制勝關及安化縣以舊縣

為鎮 遼主遣益州觀察留後耶律洞崇祿少卿竇景

庸其母遣左千牛衛上將軍耶律榮太常少卿乾文閣

待制梁授來賀正旦賀正旦使副四人實錄失

不記今以國信名銜補書

是歲宗室子賜名授官者五十九人斷大辟二千九百

音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四十八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四十九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寧七年春正月己亥朔不受朝詔諸州自來不造酒

處許以公使錢造每百貫造十石額外造者以違制論
見會要七年 頒諸班直禁軍名額 會要具載名額 正月一日 資次或並附此

癸卯定教閱諸軍其創教戰法委主將度地之形隨宜

施行 甲辰將作監主簿書寫熙河路經略司機宜文字王夏

為大理寺丞賜緋章服夏管押蕃部都首領轄烏察等
及齋賀表至闕上特引對故有是命
乙巳詔諸路應災傷至甚州軍合發春夫委轉運司相

度減免以聞

丁未司農寺言諸路義勇保甲令逐州管勾常平官兼

管勾點檢從之詔知忻州蕭士元祕書丞呂大忠與

北界差來人議定岢嵐軍地界上批北使耶律洞在館

屢生事可令曾孝寬等具析移文誠敕之於是備錄館

伴所文字下雄州移牒涿州蕭士元六年二月一日罰

律洞乃賀正且使去年十二月銅時任太原代州都監耶

庚戌永興秦鳳路察訪李承之言中書下楊蟠奏諸縣

並無百姓經察訪司陳訴用稅敷錢不等臣初入境見

百姓經提點刑獄司陳狀者千八百餘人即申司農寺

近再過華州又有鄭縣百姓七百餘人赴本司陳訴皆

蟠詐妄不實詔永興軍路安撫司關送推勘院蟠初以

同管勾陝西制置解鹽兼常平等事擢永興軍等路轉

運判官蟠五年十一月承之出使即按蟠不法詔罷蟠轉

運判官令安撫司鞫其事蟠數自辨王安石又主之竟

免宅責蟠被按及罷不得其詳承之本傳云蟠倚勢不

錄安石云昨楊蟠不待劾而罷則其罷運判官當在六年

冬今附見朱史削去此段簽貼云只開送制院別無施

行蓋蟠卒免重責耳當考日錄六年九月初五日二十

三日月十一月初八日楊蟠事判軍器監呂惠卿等上

日凡八處錄皆有楊蟠事判軍器監呂惠卿等上

裁定中外所獻槍刀樣詔送殿前馬步軍司定奪又上

編成弓式初在京及諸路造軍器多雜惡河北尤甚至

是所製兵械皆精利其後遂詔齎新造軍器付諸路作

院為式遣官分諭之已而惠卿言朝廷必以武人習用

器械故謀及殿前馬步軍司然臣體問得逐司每準朝

旨送下定奪事件只是取責軍校文狀聞奏非獨務持舊說不肯改更又其知慮未必能知作器之意故凡外人所陳非已出者少肯言是朝廷亦未嘗考其說之當否遂從而寢荀卿以爲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爲工師有人也不能此技可使治其官惟精於道者爲然今陛下置監以除戎器不屬之介冑之武夫斧斤之巧匠而使臣等領其事則豈以臣嘗能此技而使之乎殆將以其薄燭道理而可使治其官者也而臣辭不獲命遂受其職苟或自度不足以畢事則亦豈敢故其器械必盡觀中外之所藏其法度必盡考古今之所說其制作必究良匠之所編其施用必問邊臣之所以試而臣之愚慮亦以爲可然後上聞而朝廷乃下此屬議之如聞前所

定弓箭等習用故態亦只聚集軍校曹司其執舊說未知實否今軍器式樣又從本監齋送往逐司定奪則是使臣等營之而其是否乃取決於此屬也非獨謀及之而已臣以從官預典監事於陛下則爲論思謀畫之臣朝廷一日有四方之事若幸得使令於前當使此屬奔走以聽事今乃以其悉心并智之所爲而使之議可否於今日之間臣固不敢自愛深恐武夫健卒輩有以窺朝廷之心脅其智慮乃決於我也以理言之竊恐爲倒蓋此屬旣多出於行伍則其底裏淺深其下之所熟知也而臣等雖不肖然上託陛下名器寵任之故猶宜見懾今又使有以窺之則不特於朝廷之體爲輕而非所以崇堂陛之勢而陛下經營四方又未能舍文臣而用

此屬則其名分之實豈可無素雖政事之臣不慮及此而陛下豈不自愛國體也臣以朝廷已行之命不敢言改乞從本監奏乞就一司同議上由是遣管軍郝質赴監定奪皆以為便而施行焉此據惠卿家傳增入九年四月二日當考五月十七日衛端之得罪惠卿家傳乃以置詔諸軍十將以下郝質詣監在端之得罪後當考至長行遇有功及呈試武藝當轉資不願轉者每一資有功人賜絹十五疋呈試人十疋辛亥賞收復洮岷等州功西京左藏庫使桑湜等八人各遷三資蕃官李楞占納芝温裕勒等十一人各遷兩資蕃僧馬遵九人給奉職至指揮使俸餘補下班殿侍至承局及減年磨勘支賜各有差既而湜獨辭所遷官曰羌人畏國威靈不戰而降臣何功而遷官執政曰衆

人皆受獨君不受何也湜對曰衆人皆受必有功也湜

自知無功故不受卒辭之時人重其知恥湜懌子也司馬

記聞云王韶開熙河諸將皆遷官皇城使知原州桑湜獨不受今附其事於此湜知原州及為皇城使未見除

用月日司農寺請下廣西安撫司依涇原等五路置

常平倉從之當考詔兩浙察訪轉運提點刑獄提舉司同

相度第五等戶所出役錢至少今若減放以寬剩錢補

充如支用得足即書蠲之其以家產或以稅錢均出而

不分等處即截自若干貫百以下放免以聞舒直傳衆

考已附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四年四月二日五月十日六日又十月九日去年十二月陳樞密云云當考

乙卯皇第三子俊為彰信軍節度使永國公

丙辰龍圖閣直學士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兼同判太

常寺張燾知河中府尋改鄧州當是緣劉季孫去詔

當是緣劉季孫去詔

當是緣劉季孫去詔

自今諸州具屬縣旬申雨雪尺寸上提點刑獄司本司
類聚上司農寺類聚月奏有稽違者糾之先是雨雪狀
諸州徑奏朝廷以為繁故改法令司農寺編排繳進而
司農亦以為疲於省覽又從其請而降是詔 河東經
略都轉運司言同相度乞罷創置吳堡其甯星和市依
舊開通從之

丁巳詔河北西路兩地供輸戶舊有弓箭社強壯義勇
之類並存留外更不編排保甲去年十二月又詔荆

湖路察訪章惇具建懿州四至地里所管戶口置官屯

兵次第以聞時惇言南江州峒悉已平定請建州縣城

寨故也四月十九日建沅州知大名府韓絳言本路安撫司累

歲封樁紬絹或致陳腐乞下轉運司用新紬絹或錢銀

對易或依市易法令民戶入抵出息其餘經略安撫司
封樁物亦乞依此從之

己未永興秦鳳等路察訪李承之言通遠軍渭水所出

即古渭州鎮戎軍本高平郡即古原州蓋昔以陷沒故

取州名建於他郡民間呼今原州為底原州呼鎮戎軍

為故原州蓋不忘本也今疆土如舊理宜改正欲乞以

原渭州名還賜鎮戎通遠軍其二州別賜名額不報

庚申詔勒停人趙用敘左藏庫副使增差懷州都監用

嘗為雄霸界河巡檢有威名北人謂之趙虎頭者也以

過停廢至是稍收敘之以旌其才用廢在五年福建

路轉運司言漳州漳浦縣瀕海接潮州山有羣象為民

患乞依捕虎賞格許人捕殺賣牙入官從之

辛酉熙河路安撫司乞撥地二千頃籍所入為公用從之
詔河北東路義勇保甲令農隙以前編排了畢賜兩路錢各十五萬緡
京東路察訪鄧潤甫等言山東沿海州郡地廣一遇豐歲則穀價甚賤可於沿邊州郡頻海之地募人為海運則山東之粟可轉之河朔以助軍食詔京東河北路轉運司相度以聞訖無施行者
詔已差李憲熙河路經略安撫司勾當公事可續差兼秦鳳路經略安撫司勾當公事日錄二月二十三日有議論今附見本日
王戊遣禮賓使文州刺史帶御器械王中正詣熙河路以土田募弓箭手若地有餘即召人承佃其措置事及所當用錢並令經略司應副所募人毋拘路分遠近不依常格差官召募仍親提舉所至別路州軍當用錢物

並於轉運司借三司撥還 賜知鳳翔府蘇案知隴州狄詠獎諭敕書仍各賜絹百疋前通判秦州陳絃今任知開封縣滿除三司開封府推判官通判熙州劉宗傑除秦鳳路轉運判官案等並以熙河路經略使王韶言應副軍須有勞也宗傑通判熙州實錄闕熙州兩字二月一日自熙州通判除秦鳳運判今
增 永興秦鳳等路察訪李承之言慶厯皇祐中秦州以鹽鈔川交子令民間變賣至今尚負錢萬餘緡乞特蠲放以寬邊民從之
癸亥遣三司勾當公事李杞相度成都府置市易務利害先已遣蒲宗閔沙達今復遣杞其後上與輔臣論及市易馮京曰曩時西川因權買物致王小波之亂故今頗以市易為言臣檢實錄實有此說王安石曰王小波

自以饑民衆不爲官司所恤遂相聚爲盜而史官乃歸
咎般取蜀物上供多而致然不知般取孟氏府庫物以
上供於饑民有何利害上曰李杞行未安石曰未也然
願陛下勿疑臣保市易必不能致蜀人爲變也馬京云
錄二月二十三日朱史乃附見去年十二月二十
四日誤也三月十六日云云四月五日罷相度詔
諸州縣常平農田水利差役並分爲兩案吏人不以次
選差每案三人縣毋過二人月給食錢毋過七千州毋
過十千若因事取財依轉運提點刑獄等司法從司農
寺請也 詔開封府界呈試保甲免本身夫役
甲子梓州路察訪常平等事兼經制夷事熊本言自十
一月乙卯親將屬兵東兵募土丁凡五千人入夷界捕
殺水路大小四十六村蕩平其地納銅鼓槍牌乞降者

因卽撫定之卽於所得地內小溪口甯遠寨西置二寨
三壕面荔枝激等處置卓望四堡平治險隘開修道路
建置橋閣里埃悉已周備并晏州柯陰縣夷嘗助水路
夷抗官軍亦行討伐卽至軍前設誓永不犯省地凡得
夷所獻地二百四十里已募人懇耕其屬夷悉已聯爲
保甲臣與轉運使陳忱提點刑獄范百祿於今月辛酉
全所將軍馬次江安縣見遣兵分屯及差次軍前功狀
續具以聞十一月乙卯十六日也今月辛酉七年正月
六年五月自東府椽視瀘南夷事七年正月一日自江
安次甯遠二月二十日戊子同陳忱范百祿至消井享
士其稱今日便奏到恐實錄誤編入此姑從之先是提
舉河北路常平等事韓宗師劾程昉導滹沱河水淤田
而堤壞水溢廣害民稼欺罔十六罪詔程昉分析河渠

續通志卷一百四十一
七

師言昉十六月於是進呈讀至宗師言昉奏稱百姓乞
在六年十月二月於是不會乞淤田昉分析據差去檢踏
淤田臣勘會百姓元不曾乞淤田昉分析據差去檢踏
官取到逐縣乞淤田狀但不會戶戶取狀上曰亦無人
戶狀王安石曰淤田得差去官及逐縣官吏狀足矣何
用戶戶取狀程昉奏乞淤田既無狀即難明虛實然為
朝廷宣力淤田至四千餘頃假令奏狀稱人戶乞淤田
一句不實亦無可罪之理陛下於讒慝小人尙能容覆
如何為國宣力之人乃不錄其功惟求其一言半句之
差便以為罪上曰若果淤田有實利即小小差失豈可
加罪但不知淤田如何爾安石曰程昉淤田既為韓宗
師所奏故令程昉差一官又令京東轉運司差一官同
檢量定驗韓宗師乃不依常法差一獨員監當官往定

驗決無庇蓋程昉之理今檢定到出卻好田一萬頃又
淤卻四千餘頃好田陛下猶以為不知淤田如何臣實
不審陛下所謂上言昉昨修漳河聞漳河歲歲決修漳
沱河又卻無下尾安石曰修漳河出卻三縣民田百姓
羣至京師經待漏院出頭謝朝廷差到程昉開河除去
百姓三二十年災害林希野史云武等縣民因淤田
浸壞廬舍墳墓又妨秋種相率詣
關訴使者問之急責其令追呼將杖之民即縲云詣關
謝耳使者因代為百姓謝淤田表遣吏詣鼓院投之狀
有二百餘名但二吏來投之安石大喜上亦不知其妄
也今附注此當考六年九月丙辰賜侯叔獻等田可
并本議漳河西岸去山不遠更不築堤既不築堤即水
大白須抹岸勘會累歲抹岸才侵着五十頃地其間卻
有鹵地因淤更生良田又假令年年壞卻五十頃地即
計三縣所出利害多少亦不宜謂之有罪而無功如漳

沱河為事干塘泊故與密院議初未嘗言不可興修既已興功至於放水乃言滹沱河不合入塘泊臣以為滹沱河舊入邊吳淀亦是塘泊新入洪城淀亦是塘泊若俱是塘泊即淤卻上泊與下泊不知有何利害之異譬如作城缺卻南邊與缺卻北邊有何利害之異此自是密院議論如此豈是從初失相度不留下尾陛下平居納姦人譖訴故為陛下盡力者常求其罪如不及至於姦人情狀殊未省察如中書密院行遣自來即無中書劄子為頭卻是密院收接行遣如程昉事即密院兩次收中書劄子所施行事一面進呈行遣計此事不容吏人都不知自來行遣事體緣欲宣言陛下甚怒程昉欲令小人迎合聖意不留中書劄子於密院行遣即無以

為驗羣小如此情狀陛下曾不省察乃患人情難知臣恐陛下所為如此即人情終無可知之理如言漳河年年決壞為有害無利宜有其人陛下平居納受其譖又不考驗乃常含怒開河之人惟其無罪而已即有犯比餘人必百倍見困不知如此欲令何人肯與朝廷宣力於是請案實開漳河事上許之又逐條讀程昉分析上曰若韓宗師所言果不實朝廷何惜行遣令轉運司考按其事韓宗師提舉河北常平既有旨下京東轉運司及程昉各差官檢定淤田宗師只從河北常平司轉運司不知何故初自差官蓋宗師只從河北常平司差官檢定淤田初自差官蓋宗師只從河北常平司獨員監當官故王安石以為違法也十月十二日丙子程昉遷官可考沈括筆談云瓦橋關北與遼人為隣素無關河為阻往歲六宅使何承矩守瓦橋始議因陂澤之地瀟水為塞欲自相視恐其謀泄日會僚佐汎船置酒賞蓼花作詩數百篇合坐諸慶厓中內侍楊懷京師人初莫論其意自此始壅諸淀慶厓中內侍楊懷

敏復踵為之至熙甯中又開徐村柳莊等諸濼皆以徐

鮑唐沙等河叫猴雞距五眼等泉為之原東合濼汴漳

其易涑等水下并大八百里是為涿深闊有及六十里者

滄州泥沽海口幾八百里是為涿深闊有及六十里者

至今倚為藩籬或謂侵蝕民田歲失邊粟之入此殊不

然深冀滄瀛間惟大河種藝異日惟是聚集游民刮賦

不至處悉是斥鹵不可種樂姦鹽遂少而魚蟹菰葦之

煮鹽禁時為寇盜自為附和王安石說今附注八年閏

四月人亦賴之括筆談或程昉與韓宗師同放罪可考

程昉尋奏滄州增修西流河堤引黃河水淤田種稻添

灌塘泊并深州開引滹沱河水淤田及開回胡盧河并

回滹沱河下尾此據本志附安石請

乙丑高麗國進奉使金良鑑副使盧旦見於垂拱殿

翰林學士曾布知制誥呂惠卿為河北東西路察訪使

布西路惠卿東路知岷州高遵裕乞給錢三萬緡令

逐族蕃官首領互相保識借請青苗候來年豐熟日為

一料送納從之廣西經略司言邕州右江溪峒田州

填乃等峒產金可置場冶乞就差知邕州宣化縣鄧闢

監金場從之都水監請權停修白溝河移夫浚自盟

河從之初詔白溝河置牕行運分三年修而同判都水

監侯叔獻以為差夫日逼又見被命提舉汴河堤岸打

凌未可即往白溝因言自盟河係疏泄汴河以南民田

積水最為大川近歲失於浚導水嘗為患乞輟白溝夫

修之故有是詔先是王安石白上欲且罷白溝修汴南

水利上曰人多以為白溝不可為而獨見可為若遂修

成甚善安石曰果不可為況未曾費用功力罷之誠宜

若可為即俟時為之何必計校人言也錄安石白上據日

一日事今附此初治白溝河在六年五月十九日事附八

月十六日又八月十九日至此罷十月十九日事附八

月十六日本志云都水言自盟河賦導汴南諸水近者失於疏浚爲害甚大於是移夫修治而白溝之役廢丙寅詔自今修起居注直舍人院並綴兩省班初御史臺言起居日兩省班闕官乞令待制爲給諫者除權三司使外及直舍人院同知諫院修起居注遇起居日權於左右兩省班敘立候正官員多仍舊從之至是中書言兩省員數稍多乃降是詔而同知諫院不與焉賜江甯府常平米五萬石修水利兩浙察訪沈括言常州無錫縣逃絕詭名挾佃約五千餘戶及蘇州長洲縣戶長陪納稅有至二百餘緡已選官詣逐州根究及慮人戶隱蔽已出榜召人告首州縣官吏能悉心究見欺弊許令改正更不問罪其隱陷稅苗課利人限兩月自陳特免追毀從之

丁卯詔諸漢蕃義軍義兒私易賣官印馬徒一年老病者卽呈驗印退字許賣卽不申官各減私易罪五等上與王安石議陝西諸路置帥欲用蔡延慶爲環慶或涇原安石論其不可上問孰可者安石以章惇對其次趙子幾有大略上曰惇似可子幾粗疎又問李承之何如安石言承之曉吏文使爲都檢正或可若作帥卽不通物情上曰承之察訪陝西亦通物情但與楊蟠異論爾安石曰陛下問臣可作帥與否臣不敢不以實對不爲其與楊蟠異論也

此處為書中正文，因字跡模糊，內容難以辨認。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五十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甯七年二月己巳朔知熙州端明殿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王韶為資政殿學士兼制置涇原秦鳳路軍馬糧草先是韶自熙州入覲與二府議夏國事於資政殿韶請一中人在軍中往來奏事王珪曰中人監軍非善事若陛下於韶無疑則不須如此韶又請王安石之弟而天申為帥府勾當王安石以為不可安禮安石之弟而天申乃挺子也上曰韶此意不過欲執政協力耳安石曰臣為執政大臣若無子弟在軍中即於國事不肯協力此乃姦宄之人陛下置姦宄之人以為執政不早改命而

遠圖西夏恐失先後之序上曰韶意不知卿故如此言
詔議築贊納克城須兵三萬上令韶兼四路制置糧草
安石曰今未有實事先張此聲徒致紛紛非便眾皆以
爲然上終欲韶兼之曰大臣與之協力乃令韶敢任事
安石曰臣非與韶爭爵祿又非與韶爭功名若韶能申
威四夷陛下有堯舜之文湯武之武則臣預有榮焉何
敢不與之協力但於國計當然爾欲俟築贊納克城畢
乃議之上曰贊納克既爲咽喉之地西人必爭則須兵
力首尾相援涇原秦鳳若不令韶兼領則緩急無以應
敵王安石等曰前日之議未欲令韶兼領四路者恐虛
名以形敵而失我實利耳今既止兼兩路壤界相接恐
亦無傷故有是命又賜韶崇仁坊第一區銀絹二千授

其兄振奉禮部弟大理寺丞夏三司勾當公事令侍母
於京師右司郎中知齊州李師中爲天章閣待制知

瀛州既而王安石論師中詐冒不可用卽罷之五月一

日責和州知制誥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判軍器監呂惠卿兼

判司農寺三月十三日詔三司出內藏庫絹二十萬

赴熙河經略安撫司以備軍賞王韶言乞鄜延路環

慶路各差將官一員選士兵弓箭手各千五百人涇原

路苗授選士兵弓箭手萬人秦鳳路選正兵蕃兵弓箭

手萬人本路選七千人總三萬人一舉修築贊納克城

詔鄜延路差曲珍環慶路差林度各於本路選募三千

五百人內馬軍一千大小使臣指名申經略司差候見

王韶移文起發秦鳳路萬人減二千其將官令王韶以

名聞上上與王安石論邊事曰食哉惟時雖堯舜以爲先務安石曰雖然若不悖德允元而難任人誰爲陛下盡力推行食哉惟時之政事 上憂契丹安石曰豈有萬里而畏人者哉如不免畏人必是事尙有可思處 庚午昌王顥嘉王頽言皇子已授節藩況開府置官不可不備臣等所居東宮之地世爲子舍以待儲副非諸侯所當久寓也望賜臣等外居詔答不允曰朕上承先帝順事兩宮顧豈以子舍之嫌而有閒天倫之愛顥等又言唐故事十王宅五姓院並在安國寺東不處皇城之內伏望察臣懇誠庶安臣子之分詔又不允 熙河路經略司言岷州新復蕃部地有金銀銅錫苗脈乞差左藏庫使劉惟吉兼管銀銅坑冶從之

辛未于闐貢方物

吏部員外郎直龍圖閣權知延州

趙禹爲天章閣待制知延州

樞密院言武舉補試生

員前此無立定時限四方游士困於伺候乞隨在學上舍生以春秋二時引試仍下進奏院遍行庶使遠方通

知朝廷招徠之意從之 河陽言連年災傷常平倉賑

濟斛斗不足乞兼發省倉詔賜常平穀萬石興修水利

及賑濟饑民 上憂契丹以爲全未有備語執政且與

協力措置王安石曰此事非臣所能及在陛下力行而

已上曰河東因謫王慶民等器甲遂大整齊安石曰謫

王慶民等後來陛下曾更使人按視否如不曾按視徒

聽傳聞之言恐未可知就令目前餘威尙能使人儆戒

不知久遠能不復怠廢否恐須立法歲遣人徧加存省

即可保無怠廢如陛下向賜錢與陝西路諸帥回易教
閱士卒後來便不聞陛下使人點檢公使錢如何支用
教得士卒孰精孰粗若每事如此不隨以考察即多立
條貫何為天下事要亦無多但少立條貫精加考察而
已因問上河北曾令如京師教閱否上曰未曾恐費用
多安石曰京師費用幾何上曰已支萬餘緡又有能造
謗議動人耳目者曾孝寬云教閱已支過二十四萬緡
問誰言此云是薛向說三司供支過數乃是將祇候庫
一年諸般支用二十四萬緡都說作教閱使過實只萬
餘緡爾安石曰河北兵幾何上曰七萬爾安石曰若減
萬人卻歲以其糧賜教得見在兵精即不為妄費也上
以為然翊日樞密院具文字同進呈安石曰須且令樞

密院將京師支過錢物計算仍將河北兵計一分至十
分所支錢物逐分合用錢物幾何乙亥日當并此
壬申知許州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韓維為翰
林學士承旨 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龍圖閣直學士
孫固知成德軍先是上以固東宮舊僚嘗問固王安石
可相否固曰安石文行甚高侍從獻納其選也宰相自
有度而安石為人少從容凡四問四以此對及安石當
國固數議事不合久之乃出守 知瀛州天章閣待制
韓縝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仍詔縝以瀛州事付河北
東路都轉運使劉瑾亟乘驛赴闕時契丹將遣泛使蕭
禧來召縝館伴故也上謂王安石曰契丹若堅要兩屬
地柰何安石曰若如此即不可許上曰不已柰何安石

日不已亦未須力爭但遣使徐以道理與之辯而已上
曰若遽交兵柰何安石曰必不至如此上曰然則柰何
安石曰以人情計之不宜便至如此契丹亦人爾馮京
以為我理未嘗不直上曰江南李氏何嘗理曲為太祖
所滅安石曰今地非不廣人非不眾財穀非少若與柴
世宗太宗同道即何至為李氏若獨與李氏同憂即必
是計議國事猶有未盡爾不然即以今日土地人民財
力無畏契丹之理陳瓘論曰安石所欲建立所欲排陷
宗廟其言其事不可以一神考聖訓欲以文飾前非歸過
理曲之言歸于神考則矯誣乖悖尤為甚矣知諫院
鄧潤甫請京東路逐州管勾常平官許轉運提舉司於
入通判職官人內奏舉不惟新法因此可以推行至於
一州政事亦有所賴詔自今逐州管勾無官可差許奏

舉簽判或職官一員 廢鄆州東平監以其牧地聽民
出租以其馬給禁兵郵傳其下斥賣遺羣牧都監宋有
志祕書丞朱鞏分泣其事初以建議者言東平監馬小
弱不給軍須又孳生者不償病死而修繕棚井百物皆
科折於民故廢之兵志云七年又廢東平監以其地賦
民後遂廢高陽鎮定太原大名定州
五監如東平故事廢五監在八年
閏四月十六日又九月二十五日真定府等路走馬
承受任端言點檢河北路作院方沃以二月二十四日
至真定點檢防城甲仗兵器了畢至二十七日離訖
上批沃至真定止留三日除到發人事往還外計不過
二日以一府兵械不知幾千萬而於百刻之內閱視安
能周悉徒為奔走無補於事其令軍器監條約以聞
癸酉知高麗國王徽以書及土物送中書樞密院詔付

市易務斥賣以市綾羅紗等令二府各以書答之詔
籍虔汀漳三州鄉丁槍手等以制置盜賊司言三州壤
界嶺外民喜販鹽且為盜非土人不能制故也遣比
部員外郎同提點在京倉草場沈希顏乘驛詣熙河路
根究放凍役兵有失存恤致死損及散入蕃界事狀上
以熙河役兵死亡甚多顧輔臣惻然久之且曰此何異
以政殺人故有是命仍令希顏至修築城塞工役處分
委使臣時其飲食居處以撫循之別立勸沮之法以聞
都大提舉大名府界金隄范子淵等言疏濬二股及
清水鎮河已通快其退背魚肋河三道可以閉塞庶大
河水併入清水鎮及二股河兼退出民田不少詔如疏
濬正流河道已深即閉塞初外都水監司勾當公事張

倫請於第五埽上下簽開直河可以引水勢復還二股
故道命監丞劉增王令圖程昉參議以子淵等領其事
又開直河深八尺以浚川杷疏治之至是子淵自言疏
濬功狀故有是詔此墨史舊文按會要七年六月載開
月或張倫發端而令圖等從之此子淵等閉斷魚肋等河
辨或水勢令入二股河當即疏浚功狀則恐太早須更考
其會要七年六月所載事已附本年九月其賞開直河及
濬川杷功則在七年六月十七日安石請以杷浚汴在
河功減磨勘在六年六月十七日安石請以杷浚汴在
六年十一月八日丁未
并本志所書並合參照

甲戌祕書丞崇文殿校書王安禮為館閣校勘詔都

大提舉汴河隄岸屯田郎中王庠巡河西頭供奉官劉

溫其並勒停贊善大夫知雍邱縣陳敦都監供備庫副

使許湘主簿李侔各衝替時議者以汴流冬不須閉口

可通漕運及是河冰壅水溢岸庠等由此得罪未史云

塞而庠等不即打治致水溢岸故有是責此蓋為不閉

汴口諱也今仍用墨史舊文時政記王庠特勒停在十

一月戊子今從實錄四月二

十六日王疏等遷官可攷

乙亥王安石議以賞罰教閱五路諸軍上計河北一路

八萬九千人當費錢數萬緡安石曰若減四千人兵糧

即已足用今教閱得一路皆為精兵不知減卻數千人

便為有闕否若只如今日不教閱雖更增一倍緩急何

補吳充以為財用亦可惜安石曰契丹才有泛使士大

夫已洶洶及至教閱即惜財用如此士卒何由精也初

日初議此十一日所議與此同

差更詳耳兵志第四卷亦有此

丙子熙河路承受公事李元凱言趙家山采木并防拓

使臣殿侍軍將孫貴等及廂兵弓箭手二百九十三人

馬五十四匹為賊所擄詔貴等依陣亡例推恩令經略

司錄其孤以聞餘賜賻有差 上批已降旨令呂惠卿

會孝寬比校三人五人隊法可疾速比校具事實以聞

後惠卿等至而上旨卒用五人相結為隊法此據朱本

削去六年五月八日初教三人隊十二月六日又

十一日又十六日并此十月末本志云云並合考

遣勾當御藥院李憲往鄜延路按閱諸軍點檢器甲此

御是日上召對輔臣于天章閣以謀報契丹欲復求關

南地也王安石曰此事恐無縱有之亦不足深致聖慮

上曰今河北都無備奈何安石曰其使來果出此徐遣

使以理應之若又不已亦勿深拒但再遣使議要須一

年以上足可為備上議擇河北帥欲用郭逵為安州安

石曰陛下當國家閒豫時不修政刑使逵有所忌憚緩

實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五十一

急乃欲用遼臣恐非宜且遼言摩正恐來秦州作過臣
才能短淺無以措置伏乞朝廷相度處分摩正至無足
憚然遼尙敢挾之以侮脅朝廷若握重兵外挾契丹陛
下如何可以節制上曰遼必不敢旅拒安石曰以摩正
侮脅朝廷豈非旅拒上曰遼第與王韶爭安石曰王韶
是陛下所委總制外藩乃起大獄使人至江淮兩浙散
捕無罪之人造成其無根之罪外則興獄內則侮脅朝
廷如有畏上之心何敢如此上意堅欲用遼安石曰陛
下圖契丹此第一事乃已失計如此臣何敢任安危之
責更乞陛下審計容臣與密院退更審計明日取旨上
曰只此是安石固執不可上猶不已安石曰陛下決欲
用遼斷在聖心然臣不敢不盡臣所見而言上曰若議

論不同遼亦何敢安職安石曰遼所爲當理臣豈敢沮
之若所爲不當理臣旣初議不以爲可用但當避形迹
不言爾上曰如此豈可乃令明日商量上又曰必不得
已恐不免棄暇錄用宋要錄云尋以三吳充白上乞

宋要錄云尋以三
司使薛向知定州

吳充白上乞

且減省騷擾河北事王安石曰河北修役法人皆免役
數年特不科配銀絹至於其餘百色無一毫科配如何
反有騷擾上曰當是向來差夫多安石曰差夫事候排
定保甲乃可見事實大抵七八丁乃著一夫有何騷擾
初自河決遽調夫不知河至今不塞河北如何騷擾調
數萬夫塞卻河致恩冀數州皆免流亡得良田耕墾何
名騷擾塞滹沱河又出田幾萬頃灌田四千餘頃縱未
經打量不知萬頃實否然亦須五六千頃并淤到鹵地

亦自萬頃又開漳河出三縣人田皆耕種百姓至羣聚
來京師謝朝廷爲之除害如何謂之騷擾充曰民可與
樂成難與慮始安石曰民旣難與慮始此所以煩朝廷
驅使況亦不聞百姓以此爲怨但朝廷士大夫自紛紛
爾

丁丑三司使龍圖閣學士右諫議大夫薛向爲給事中
樞密直學士知定州王安石旣言郭逵不可用上問孰
可安石請用向上謂向不忠信不如趙鼎安石曰鼎與
向亦不相遠陛下知其不忠信若以道御之則狙詐咸
足使如其不然則中才以下孰不爲誕謾者上曰人材
少須養育安石曰陛下不分別君子小人卽人才何由
長育上意猶欲用逵安石曰今但令修理城郭器械教

訓士卒如向足矣或有邊事須陛下別用人總制上曰
今且用向逵候緩急別商量安石曰臣不見逵緩急可
用逵頃節制一路不知有何斬獲西賊勞績旣無斬獲
西賊勞績不知訓練得士卒精於餘路否臣又不聞逵
訓練士卒精於餘路如有所譽其有所試逵所試之效
如此然則陛下何以知逵緩急了契丹事逵又罪惡顯
著陛下初不能正其典刑其心豈復有所忌憚也上因
擇將帥之難歎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宣王能新美養
育人才遂可以征伐玃狁而蠻荆來威今朝廷可謂所
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卿等亦宜爲朕養育實才以當
緩急之用安石又言今人材乏少當由陛下是非好惡
賞罰不明人人偷惰取容莫肯自盡故也如趙子幾在

河北未嘗按一人獨程昉盡力乃興數獄危之昉終無一罪可劾惟以壕寨取受杖罪收坐免勘安有一年提舉四五處大役乃以一壕寨取受杖罪收坐之理子幾宣言陛下極稱其能効程昉子幾向在府界真能不畏強禦修舉法令陛下每以眾毀疑之臣數辯其無罪及使河北更專按盡力之吏以取悅流俗陛下始極稱之如此卽人臣何故不務爲偷惰取容上曰朝廷獎用程昉如此安得不盡力內臣極有願爲昉所爲者內臣得舉京官祖宗以來未有安石曰昉以職事得舉京官不知知受賂否若不受賂但以要人營職故同罪舉官不知於昉私家有何公利若人人能爲昉所爲陛下何不降出姓名代昉職事上曰只是修水利又不似王繼恩平

西川安石曰人材各有用民功曰庸乃先王所甚貴何必能平西川然後能保惜陛下長育人材如此則人材乏少臣何敢任其罪

陳確論己見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上又歎要一奉

使如富弼之辯者亦不可得安石曰恐不至如此乃陛下

下察人材未盡上曰不如是何故遠取韓縝安石曰陛下

下欲用韓縝此小事縝自可了故臣無復論薦且臣若

特薦一人往使卽大臣必隨時浸潤其所言不當近習

又探報其所行不如法事旣得已卽不如己非爲無人

可以及縝也翰林學士起居舍人曾布權三司使

知冀州王慶民言捕得驍捷第三指揮作過兵士八人

詔爲首者陵遲處斬餘皆斬之妻子分配別州軍諸指

揮爲奴婢指揮使王信與御前忠佐馬軍副都軍頭先

是冀州移驍捷上指揮營入下指揮人情不伏營婦羣
訴于州將諭之不去杖二人於營門乃肯從而軍士滋
不悅期以夜燒北使驛已投束縲而雨大作火不及發
又誘激旁營迫王信爲變信痛諭以禍福遲明乃定是
夕微信軍且亂州幸無事不窮治也然凶徒無所忌日
揚揚於市無敢忤者逾年矣樞密院廉知其事奏遣慶
民予大理寺丞鎮密受方略以往至是悉誅之旣而信
不願赴闕詔以爲冀州驍捷左廂軍都指揮使賜慶民
敕書獎諭焉六年六月十九日李端懿
展年除防禦使政坐此事
已卯知河中府太常丞集賢校理鞠眞卿落職管勾洞
霄宮以察訪使李承之言其在郡不治一歲中燕飲九
十餘會故也王安石白上舊俗大抵多如此陛下躬服

勤儉此俗已頓革在京兩制非復往時但務過從而已
上曰館閣亦一變矣 詔自今五路安撫使以下提舉

教閱諸軍義勇保甲官歲一遣使按視具優劣以聞而
誅賞之其修治排塚城池軍器按視準此如有違慢帥

臣以下取旨降黜三月十一日韓絳申請宜附此先是王安石請如

御前閱試法支賜五路諸軍閱試高等者眾皆以爲費

用多安石曰且以河北一路言之凡九萬人若依御前

閱試法歲費十萬緡只消減三四千禁軍衣糧賞賜之

費足以給教閱支賜九萬人中若要揀退三四千怯弱

人卻教得精強卽勝如今分外三四千人都不能教且如

去年府界添招三二萬禁軍不知所費幾何以臣觀之

若教得見兵精卽去年所招兵不招亦得若不教卽招

得去年許多兵緩急亦與不添招無異去年添招許多兵每歲添費錢物至多今來教閱支賜所費錢物至少然議者以教閱支賜爲可惜者習見添兵故以爲常未習見如此教閱故以爲異故非之爾上以爲然乃令曾布呂惠卿議法初七日已有此但不詳爾并初三日初議或通修作一處又詔熙河路經略司相度買馬停支折鹽鈔其馬價止以茶銀物帛計折賞之樞密院言諸路修建城寨等役兵委本處以住營相近分甲次各差使臣管轄察其飲食醫藥如有逃死並書其厯以多寡爲誅賞至放役日押歸住營州軍準此從之

庚辰上語及遼國與董戩結姻於西夏有犄角之勢曰彼不自修其政事而託婚數千里之外所謂舍己之田而耘人之田者也王安石曰誠如聖諭此吳起所以務在富國強兵破馳說之言縱橫者上曰起欲富國強兵則廢宗室之疏屬與官之無用者由此言之欲富國強兵則冗費不可以不省馮京曰吳起以刻暴殺身上曰如此等事恐雖先王亦當爲之安石曰陛下之言是也然吳起所爲自非君子之道故亡其軀爾詔河北路察訪司相度州縣諸城展拓處標立界至暴掘壕塹課植材木以聞初議行此吳充以爲不足應卒王安石曰若陛下卽位便如此行則今材木已成就雖不足應卒然七年病求三年艾苟爲不畜終身不得上然之又詔軍器監除依新樣造兵車外仍以牛皮及檀木製車上蔽陳之物臨時因民車使用是日上與輔臣論清野以

車自守困契丹事王安石曰事皆可爲但於無事時務
修政刑令節制信於將帥臨時不敢乖戾卽事無不可
爲者惟令諸將聽節制不敢違最難以項羽之威然不
免爲曹咎之徒違節制致敗然則軍事所急在於節制
而已去年十一月十八日詔程昉采車材民車當考沈括所言十一月二十三日又今年三月五日王安石
石云知熙州王韶言通遠軍自置市易司以來收本
息錢五十七萬餘緡乞下三司根磨推獎官吏從之
王安石爲上言風俗有忠信廉恥則人知戴上宗廟社
稷長久故忠信廉恥之士在所尊獎後漢至無政事然
其季末曹操移鼎事隔人存皇甫嵩握重兵於外召之
不敢旅拒者風俗使然故也上曰後漢亦幸爾令有強
橫敵國及跋扈諸侯卽不足以存矣王安石曰誠然然先

王旣修政事足以強其國又美風俗使後嗣至於朝委
裘植遺腹而不亂若不務以忠信廉恥厚風俗專以強
國爲事則秦是也不務修其政事以強國而專獎節義
廉退之人則後漢是也是皆得一偏而已

辛巳討蕩懿洽州蠻賊將官供備庫副使李實殿直胡
靜等各遷兩官減磨勘一年餘推恩有差詔荆湖路
察訪轉運司勘會自措溪洞嘗預征戰士丁所當優卹
事狀以聞後逐司言乞與免七年夏稅死事者支孝贈
物從之

壬午鄜延路經略司言德靜寨管下小胡等族蕃兵闕
戰馬乞借本司封樁錢萬緡委官於渭州德順軍市馬
從之遣供備庫使李希一乘驛詣河北路選不堪披

甲馬平估斥賣其稍堪者分給馬鋪及廂軍不披帶軍員 詔河北東路察訪使呂惠卿兼青曹鄆齊濮淄等州察訪使 又詔河北西路轉運提刑提舉司轄下知州通判除待制以上官精加體量具治狀三等以聞先是上令王安石等易守倅之罷繆不職者安石等既自選定又乞委之監司從之 遣勾當御藥院李憲往熙河路勾當公事兼照管修贊納克城軍馬

往麟延路按閱今才七日又有熙河之命未詳其故當考

此據御集此月丙子己差

癸未權知高麗王徽表求醫藥畫塑四工以教國人詔羅拯於四色人內募願行者各擇三兩人先令赴闕知制誥呂惠卿為翰林學士曾布既權三司使惠卿差遣如故王安石白上惠卿居常豈有後布其大才豈不

可為學士今學士有闕乃闕而不補臣所未喻陛下處人才宜各當其分上曰任用惠卿何以異布但不為學士爾居數日遂有是命 太常博士集賢校理提舉三司帳司勾院李承之為集賢殿修撰檢正中書戶房公事於是王安石欲用承之及熊本為河北京西路都轉運使上既許之尋批出以承之代呂惠卿令安石別擇人為河北都轉運使詔三司帳司會計熙甯六年天下財用出入數以聞仍自今每歲如此

要見是年出入數

上謂

王安石曰呂惠卿言司農寺事甚善然尚未了五分事若司農事了即天下事大定矣安石曰誠然人人盡力於公家即司農事不憂不集上又言司農都無所按治亦不少苟有所聞未嘗不考察苟見違法未嘗不舉劾

也上又患俵常平官吏多違法安石曰若俵常平稍多
縣分專置一主簿令早入暮出納給役錢及常平度不
過置五百員五百員不過十萬貫今歲收息至三百萬
貫但費三十萬貫置官不爲冗費也上以爲然 權御
史中丞鄧綰言竊以敵人妄爭河東界殊無義理止是
姦巧生事窺測中國聲言聚兵累歲逡巡自罷其情僞
淺深不爲難見臣之深慮竊恐兩府近臣過以發言執
咎爲憂誤用包荒含垢爲說一言之失長寇增恥不爲
細事伏以陛下之馭外敵勢與祖宗不同真宗仁宗意
在無爲一用至柔凡外敵慢侮請求無不可忍今自陛
下臨御講修政事張皇威武外敵之心自惟其僥倖之
久懷不自安故先用此名欲以窺測聖意計較強弱其

意自謂先事而伐我之謀耳夫七十餘年爲祖宗優容
土疆金幣聘問禮遇意滿欲足復何求哉乃反如此生
事端豈爲難料不過固護疆土貪惜金幣爲堅久盟約
之計耳若謂其欲渝盟絕好臣以爲萬無此心陛下禦
之以堅強則敵心不疑必不至於戰爭若示之以畏屈
則敵性無憚將不堪其侵擾況今日之來止云辦理疆
界乃其貪冒之臣邀功幸賞以至爲此耳今但當委之
二府使不惜使介往復文字辨明禦之以直辭守之以
舊約不憚歲月之淹久道塗之勤煩使失其本望而沮
其後圖其不敢妄動而卒歸於無事也必矣且以陛下
英睿之略中國全盛之勢而衰弊苟活之國安有不擇
利害輕動妄作之理耶而又臣之區區竊以陛下以雄

才大略必欲追祖宗之志有攘外敵之心然自古事以遠慮則萬全兵以忿速則常敗今日外敵慢侮若姑禦之以堅強則不失二國之平平則彼不我疑而我得以遠慮若遽先之以畏屈大爲中國之恥則彼不我信而我或將力爭此臣所謂莫若守二國之平無增畏屈之恥庶得淹以歲月生聚完養有遠慮之萬全無忿速之輕舉也上覽奏善之謂王安石曰王赫斯怒此乃怒出不怒非若忿速人見侮而怒也安石曰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見侮而怒動不思難非謂誕先登于岸也上曰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所以能安天下之民者不輕怒耳豈與夫好忿者同日而語哉安石曰陛下所以待夷狄者旣盡其理彼猶驕慢

侵陵之不已則我之人莫不思奮且我無畔援歆羨而又置之安平之地則往無不勝矣上因論李靖以爲兵不過致人不致於人一言而已曰敵須致之使來而殺以勝之安石曰孫武雖有是言然又數言投之無所往深入諸侯之地發其機未必皆致人也上又曰漢文帝雖不能立制度以合先王之道而恭儉愛民亦一世之人主也又曰秦雖不道無惻怛愛民之心而法制粗得先王之一二然荀卿觀秦事所以謂士大夫出於其門入於公門出於公門歸於其家無有私事此但爲嚴令所迫非若羔羊之委蛇正直出於化之自然也甲申詔戶絕有分人在外不知存亡者官爲錄其財產其不可留者鬻之埃其歸給付 上批趙鼎近奏乞免

經略司封椿錢十萬緡就河東近便州軍收糴軍儲用
駝駝轉至延州比本路糴價甚有餘息可速施行乃詔
運司以合應副郵延路秋糴錢物與本路經略司依
所奏以時收糴是日知河州景思立走馬承受李
之凱戰死于踏白城先是董戩將青宜結果莊數擾河
州屬蕃誘脅趙常杓家等三族集兵西山襲殺河州采
木軍士害使臣張普等七人以書抵思立語不遜思立
不能忍帥漢蕃兵六千攻之於踏白城鈐轄韓存寶蕃
將轄約止之不可思立將中軍存寶魏奇為先鋒王甯
策之王存為左肋賈翊為右肋李棗為殿後趙亶策之
果莊眾二萬餘為三砦以抗官軍自辰及未血戰十合
賊從山下沿溝出圍中軍甯戰死存寶及存亦被圍思

立使人謂棗柰何縱賊馬得過棗不應元凱死之思立
等潰圍而出與殿後合思立已三中箭存寶奇各重傷
眾議日晚兵疲宜移陳東坡為砦思立以奇重傷令先
移軍嶺上又謂弟思誼及効用馮素曰兵非重傷者無
得動復將百餘騎血戰走蕃兵數千人方追之而殿後
兵動思誼不能止前陣欲戰者見之皆潰思立與奇兵
百餘騎且戰且退至東嶺上與亶合官軍尚五千餘人
思立曰我適以百騎走蕃兵千餘人諸人無助我者軍
敗矣我且自剄以謝朝廷眾止之思立少頃再激厲士
卒轉戰數合不能解遇害惟存寶棗思誼得脫思立信
死具四月二十八日王

存等死事具五月七日
乙酉詔五品以上官之婢有子者坐罪依律五品以上

妾聽贖犯主情重者依常法可又詔京朝官選人非
在任者雖無舉主聽於銓院及所在官司投狀乞試刑
名如試中候有舉主應格推恩

丙戌以河北京東陝西久旱詔轉運司各遣長吏祈雨
又詔永興軍等路轉運司體量本路災傷具賑卹事狀
以聞詳定令式所言韓國獻穆大長公主宅月給太
宗眞宗神御香酒等物當罷上曰諸侯不得祖天子此
固不應典禮惟在京光教院周高祖世宗及諸后像太
祖親事周禮當有異月給宜如舊餘勿給王珪曰今周
之陵宮猶有太祖繪像當時嘗有人言不當施繪像於
彼者太祖曰誰不知朕事周朝又詔慶懿二陵歲時益
加修治

己丑分命輔臣祈雨詔五路緣邊州軍及大城寨居
人依鄉村法團社立保甲更不教閱專令覺察姦細告
獲一人賞錢三百千事理重者取旨酬獎令監司點校
司農寺詳定條約以聞河東經略司言嵐石州界秋
田薄收民間闕食已賑濟應災傷戶欠今年及積年稅
糴乞倚閣從之樞密副使吳充言乞下有司講議階
勳食邑之類使皆粗有實利悉罷汎恩而與正官參用
可減轉官升差遣恩澤不至冗濫訖不果行通判齊
州胡湘鄜州高士倫並衝替以察訪司言湘等奉行新
法措置乖方故也樞密院言涇原弓箭手累經熙河
路策應除已差禁軍一千人替上番弓箭手歸本路外
欲遣內臣往涇原體量仍相度合行賑卹事以聞上批

近已遣李憲按閱鄜延路諸軍就令憲往涇原體量相
度仍遍告諭弓箭手自今止暫時勾抽策應更不分番
屯戍尋詔憲就熙河軍前移文取索修具不須自至涇

原

此並據御集其一日事今并書之

庚寅詔國子監許賣九經子史諸書與高麗國使人

又詔以新鄆州左司理參軍葉濤等二十三人為諸路

教授國子監言看詳濤等所業堪充教授故也

葉濤處州人史

逸其事迹

辛卯詔客省引進四方館各置使二員東西上閣門使
共六員客省引進閣門副使共八員閣門通事舍人十
員內閣門副使以上並依諸司使副條例磨勘閣門使
以上遇有闕改官及五周年者樞密院檢舉施行如歷

閣門職事後犯贓私罪狀以上事理重者當遷日除他
官閣門四方館使及七年無私罪未有闕遷者加遙郡
特旨與正任者引進使及四年轉團練使客省使四年
轉防禦使 太子中允館閣校勘權監察御史裏行黃

履乞免御史從之

據馮山所上書云履緣論市易事免御史與鄧潤甫三月初九日所言不

同當考

是日上批付王安石已差李憲往熙河勾當公

事今軍行豫議其坐次可依奉使例進呈安石曰師出
以律否臧凶則王韶節制於景思立長子帥師弟子輿
尸凶則李憲又同三軍之政如此任將恐難責成功上
言韶自要憲安石曰軍中豈樂有此輩但不得已耳韶
昨知王珪嘗止憲行方謝珪今韶意不過防異論欲憲
為保證也上曰不然韶言執政不欲憲在軍中臣實賴

其議事願陛下勿泄臣言安石曰河州之行太遽詔乃言被憲督迫故舍此倉卒兼王珪問詔出軍日不佳詔亦答云憲欲急行王珪遂具奏其事安石曰詔與臣言憲不如王中正第憲惡中正故不復得來上曰詔何故如此前爲朕言王中正極疏略不可與計事又曰憲極可使令若遣去有敗事定歸罪於憲如此卽難遣去安石曰不遣去甚善上曰人亦無方類如王繼恩平蜀豈可以宦官不用詔自要憲安石曰陛下更當察人情實不知王韶要李憲若韓信要李左車問其兵計止要得陛下一親信人在軍中以塞讒訴之口而已上曰高遵裕去武勝軍時極言不可及去河州又言不可俱有奏狀然不廢獎用也安石曰人臣各以所見言上雖不可

用不可加罪若違節制卽於法不可貸上曰遵裕言不去旣不罪卽李憲要去有何罪安石曰先王制政先時不及時皆殺無赦遵裕爲不及時則李憲亦爲先時何則河州之役兵未集乃遽出誠爲倉卒也上又怪詔進退異言安石曰韶無他欲李憲在軍中保證其所爲以抗異論又畏外庭非其附託宦官故不欲漏其奏請而更云不欲憲往爾大抵人臣罕以實事言上此所以陛下多不能得事之情也然上卒遣憲往熙河他日安石問上憲常留在彼否上曰事已卽令還不常留也安石問上日錄在三月十日今附此先是安石與王珪同白上因李憲往諭王韶少留效用人省浮費上令作文字與安石曰恐不須作朝廷文字陛下以聖旨諭之彼得聖旨亦有辭以

拒來者及裁省公費今一最下士人亦須月費百千以
上而往者無已窮邊錢難致如何經久昨臣已令人致
意王韶今事功略就人之多言更在於傷財不比初舉
事士人憚往至於供給皆可裁減兼效用徒費官賞
不如以其財專撫養鬪士也及是上又令憲詣安石問
復有何事論韶安石具爲憲言之此據日錄乃二十三日事今附見
上論及河北財用器械患契丹之強自太宗以來不能
制王安石曰太祖經略諸僭僞未暇及契丹然契丹亦
不敢旅拒自太宗以來遂敢旅拒者非爲我財用少器
械不足故也止以一事失計故爾郭進守西山可謂盡
力以儉人讒說故困迫至於自殺如郭進者旣自殺卽
儉巧能憑附左右小人者必得握兵爲用雖有犯法必

獲遊說之助以免如此則契丹何爲不旅拒自太宗以
來其失計皆以此類非以器械不足財用少故也上聞
此矍然安石自敘云時景思立憑附李憲干師律上不
肯治故爲上言此日錄繫此事於三月十五日按此時景思立已戰敗不應更言其憑附李憲干師律或言此在前而日錄誤繫于後也二月二十三日安石論李憲不當在王韶軍中因附見此事
王安石又白上今陛下欲討滅夏國夏國誠爲衰弱可
以蕩除然如前日資政計議卽恐平夏國未得王韶乃
欲用蔡延慶爲帥陛下又欲用李承之爲帥韶旣論奏
延慶爲帥退又與臣言欲得張穆之爲帥韶意苟取可
制不爲異議殊不思邊面相去闊遠緩急韶旣不能躬
親臨履若令蔡延慶輩出師照應緩急如何不敗邊事
昨熙河羌人皆無部分烏合之眾易以斬獲取功賞又

利於擄掠故士卒樂奮此但比舊日沮怯之兵粗爲有
氣若遇堅敵節制旣素不爲人所信而士卒不見擄掠
斬獲取功賞之利卽必渙然離潰尙安能如取熙河洮
岷之易耶上曰若不試之於堅卽兵何時可用安石曰
須於脆敵試兵因示之節制使知所憚然後可用於堅
敵安有試之脆敵曾不能立節制乃用於堅敵而勝者
若王韶能正景思立違節制之罪斬之則士眾自是肅
然知法臣敢保王韶五分可以平夏若河州城下復能
盡斬所獲殺降之卒臣敢保王韶七分可以平夏景思
立違節制不能治故士卒無忌憚而有河州殺降之事
河州殺降之事又不能行法乃送與思立思立遂大半
放卻思立自是罪人如何更將罪人送與爲將如此臣

實憂其士卒不知節制而爲亂安敢保其平夏李憲昨
盛言河州人攻城兩日無功故殺降情可怒不宜不賞
臣以謂用兵若卽恃賞賜望其致死非所以用兵也人
利賞賜卽惡死事大敵堅進卽有死當此時如何能以
賞賜使人致死臣以謂士卒素見蓄養一旦令攻城若
不進而退卽有必死之刑如此然後人肯致死若令士
卒都無畏節制之心而但有利賞賜之意卽恐賞賜未
能盡得人之死力今夏國雖衰弱然緩急豈無宿將蒐
擢勁兵數萬亦豈難得臣恐素無節制之驕兵卒然遇
之必誤國事陛下必欲經營夏國直須令王韶以計內
閒其腹心非深得其要領未可輕動假設能破夏國之
半彼以其半國求合契丹契丹以唇齒之故豈肯遽已

以契丹之眾加夏國之半臣不知王韶能辦此否上極以爲然

壬辰錄破郎家族功以四方館使河州團練使景思立爲引進使忠州防禦使皇城使苗授爲西上閣門使供備庫使韓存寶爲皇城使文州刺史引進副使帶御器械王甯爲客省副使減磨勘三年依舊帶御器械餘遷資有差時思立與甯已戰歿朝廷未及知也詔諸路緣邊州軍應邊軍機地界不下司文字並於長吏廳置匱封鎖編目錄申安撫總管安撫使都總管到任具交割事目申樞密院逐房掌之

乙未知大名府韓絳奏百姓羅秀狀捕殺劫賊遂小二等及指引捕獲徒伴高欒薛直二人先是安撫司嘗令出榜諸色人告捉如獲遂小二支賞錢三百緡并第二等酒場如獲以次徒黨除依條支賞外仍益支五十緡其羅秀合得榜內半賞而本條徒中告首乃無支酒場之文上批方今河北所在災傷百姓流亡乏食日去最可憂者盜賊結集漸多爲公私之患如羅秀功狀實宜優獎以勸來者可特與一下班殿侍充大名府路安撫司指使委之專切緝捉強惡賊盜庶使干賞之徒有所景慕姦凶小人難於合黨是日上始聞景思立等敗歿熙河路經略司具奏也開天章閣延訪輔臣樞密副使蔡挺自請行上曰此不足煩卿河朔有警卿當行矣丙申上批熙河邊事未有安靖之期其湖南廣南等處可詔章惇沈起早務了畢追還兵馬併力一方庶幾不

至乖張別貽大患 又批秦州見闕兵官可詔張誥令
 且留王中正在州照管防守城池軍馬留王中正據御
皇城以禮賓使文州刺史帶御器械涇原路鈐轄復管勾
 是月割秦州大潭長道二縣隸岷州白石鎮隸長道廢
 遼州入遼山縣隸平定軍廢平城和順榆社三縣丹州
 雲巖瑜州南川鄜州三川並為鎮實錄於此又書割浩
按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乃建南平軍九域志因實錄
之誤今合此入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建南平軍後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五十一終



